

屠格涅夫著

趙蔚青譯

靜靜的迴流

文化生活叢刊

XXXIV

92



靜靜的迴流

趙蔚青譯

文化生活叢刊

第三十四種

21182  
版初渝月七年四卅國民華中  
版一應月二年五卅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四十三第

編主金巴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廬巨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六〇一街西陝都成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流洄的靜靜

著夫涅格屠

譯青蔚趙

元二價定

## 第一章

在U省X薩索伏村，領主寓邸的一間新近粉刷的、頗爲寬大的房間裏，有一位穿着外套的青年，在一張古舊的、歪扭的小桌子旁邊的一把窄木椅上坐着，查看他的賬簿。他的面前燃點着兩支蠟燭，插在旅行插用的銀燭臺上；在一個角落的凳子上，擺一隻敞口的食物籃，另一個角落裏，一個僕人在安放着一張鐵牀。間壁後面，一把銅茶壺嘩嘩地響着；一條狗在剛纔收進來的乾草上打着滾。有一個農人，留着大鬍子，長一副明達的面孔，身穿一件新禮服，腰間繫一條紅腰帶子，顯然是位村長，站在門口專心地望着桌旁的那位青年。靠着一面牆，有一座小型的、很舊的鋼琴，鵝立在一片同樣古老的、有鑰孔而不用鎖的衣櫥旁；兩窗之間，可以看到一面晦暗的鏡子；間壁上懸掛一幅古舊的畫像，畫幅上油彩脫落，顯現出一位着法新蓋爾裙（一）的夫人，頭髮上敷着髮粉，纖細的頸上，圍了

（一）法新蓋爾（Frithingale）是六及十七世紀時用以擴大婦女裙之鯨骨製的箍

骨。——譯者。

一條黑飾帶。從這天花板顯見的參差不齊，和從這滿處是裂縫的地板傾斜不平看來，可見我們介紹給讀者的這所小宅舍，已經存在有悠久的年代了；裏面長遠沒有住過人，它祇是供地主蒞臨時使用的。坐在桌旁的這位青年，就是薩索伏村的主人。他不過是昨天晚上才從八十哩以外的一個較大的田莊來到的，視察過產業，聽聽農夫們的請求，及查考一番各樣事務的報告以後，次日便打算離去。

「看够啦，」他抬起頭來說，「我乏了，現在你可以走了，」他對村長接着說。「明天可早點來，還告訴農夫們一早就通通到這兒來，你聽到了嗎？」

「是的，先生。」

「還叫鄉村書記把他上個月的報告給我帶來。不過你把牆倒刷得很好。」這位紳士又說道，環顧了一下四周。「總算弄得看着乾淨一點。」

村長沒有言語，也張望了一下牆壁。

「好，我走了。」

村長鞠了一躬就走出去了。

這位紳士打了個呵欠。

「嘿！」他喊道，「倒茶來——到睡覺的時候囉！」

僕人走進別的屋子裏去，不多時就用盤子端着一杯茶，一串店裏做的麵包捲和一小壺乳酪轉來了。這位青年開始飲茶，但是沒有等呷上兩口茶，就聽見客人進到鄰屋的聲音，並且有一個尖曉的聲音問道：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阿斯達霍夫在家嗎？我們可以見見他嗎？」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這就是那位穿外套的青年的名字）惶惑地注視着僕人，急忙地囁囁着說：「去看看是誰。」

僕人出去了，小心翼翼地關着身後的門，門並沒有關好。

「告訴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那同樣的尖聲說着，「若是不打擾他的話，他的鄰居伊巴托夫想要見一見他，還有另外一位同我一道來的鄰居伊凡·伊里奇·維德利亞珂夫；他也想給他請安。」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不由自主地做了一個煩厭的手勢。然而，僕人進屋裏來的時候，他却對他說：

「請他們進來。」

於是他站了起來，期待着客人們到來。

門開了，客人們就進來了。其中的一個是一位身體魁梧，鬚髮斑白的老紳士，圓圓的小腦袋，有一雙淡色的眼珠，打頭走來；另外的一個是一位高個兒，瘦削，有三十五歲的人，有一副驚黑的長臉，頭髮蓬亂，幌幌蕩蕩地跟隨着走。那位老紳士穿一件整潔的灰色家常禮服，釘着大的珍珠鈕子，在他的頸子上，鬆散地糾纏着一隻粉紅色的蝶結，叫他那白襯衫的領子掩了一半，他的腿上裝飾着護膝，他的蘇格蘭呢的褲子有一種令人滿意的格紋，而且他簡直給人一個欣然可親的印象。反過來，他的同伴則不大能讓旁邊人引起好感；他穿一件緊扣着鈕子的黑色舊燕尾服；他的冬季褲子的顏色是和大衣的一模一樣；在他頸子和手腕上，都看不到有領袖的形跡。那位老人首先走上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跟前，有禮貌地鞠了躬後，就以同樣的高聲調說話了：

「我先來個自我介紹吧：你的近鄰，真的，還是你的親戚呢，我叫米海爾·尼古拉伊



奇·伊巴托夫。我很久就想著樂意你認識認識。我希望我打擾不着你。」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回答說，他很高興而且也心願……還說他們的拜訪，一點也不打擾他……以及他們好不好坐下來，喝杯茶呢？

「再有這位先生，」那位老人帶著親熱的微笑，一面聽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未說完的話，一面指着穿燕尾服的那位先生繼續說，「也是你的一個鄰居，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伊凡·伊里奇，他非常渴望和你相識一下。」

那位穿燕尾服的先生——從他的相貌看，沒有人會想過，他配得上有什麼極大的渴望——面部的情，是那麼心不在焉，而又昏迷不醒——穿燕尾服的先生，莫精打采而不自然地鞠了一躬。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給他還了一躬，然後又請客人們坐下。

他們落坐了。

「我很高興，」那位老人得意地揮了一下手開始說，而他的同伴，微張着嘴，耽視着天花板，「高興的是到底有親自見到你的榮幸。雖然你長年住在和這些地方很隔閡的縣城裏——可是我們還這麼說，把你看做我們的鄰居的。」

「太奉承我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答。

「不管奉承不奉承，這是實話。你得原諒我，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我們是X縣裏當地的一些直性人，我們的態度坦白；我們想什麼就說什麼，不會花言巧語。就是在命名節（一），我們都不穿上大禮服去互相拜訪。真的！這已成爲我們一貫的風氣了。在鄰縣中，他們因此管我們叫「家常禮服」，拿這個罵我們出身低微，可是，我們對這毫不在乎！我敢說，住在鄉下，還像那樣拘泥什麼禮節！」

「的確是，有什麼比鄉下樸素的風俗再好的呢」，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

「不過，」那位老紳士繼續說，「我們的縣裏，也有些非常有學識的人，雖然他們不穿大禮服，卻是受過歐洲教育的人。譬如，我們有一個歷史家，斯蒂凡·斯梯巴尼奇·葉弗雪珂夫：他從上古時代研究着俄國歷史，他的名聲彼得堡城裏都曉得，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在我們城裏，有一個古時的瑞典炮彈，你曉得……：這個炮彈擺在那兒廣場的中央……：你曉得這是他發現的。是的，真的呀！現在安東、加里奇、岑太勒……：他研究過

（一）命名節：與本人同名之聖徒的紀念日。

博物學；不過回然他們說德國人都在這方面很成功。在十年前，此地打死了一條善逃遁的土狼的時候，發現土狼其實是因爲尾部有特殊構造的卻是安東·加里奇。其次，有個加布爾丁，也是我們的一個地主；他多半都是寫一些輕鬆的文章，他的文筆很生動；他的文章都登在「嘉拉灰亞」(一)上。鮑德利亞珂夫……不是伊凡·伊里奇，不的，伊凡·伊里奇關心那種事情，而是另外一個鮑德利亞珂夫，塞爾介……他父親的名字是什麼，伊凡·伊里奇，是什麼？」

「謝爾蓋奇，」伊凡·伊里奇提示給他。

「對了，塞爾介、謝爾蓋奇——他所嗜好的就是詩。啊，當然他不是一位普式庚，可是他有時像彼得堡小夥一樣地瀟灑。你曉得他寫阿介·傅密奇的諷刺詩嗎？」

「什麼阿介·傅密奇？」

「啊，我請你原諒，我總是忘記你到底不是住在這裏的人。他是我們的警長。那是一首很有味的諷刺詩。伊凡·伊里奇，你記得那首詩嗎，你記得不？」

(一)嘉拉灰亞(Gadaver)……古典神話中之海中女神，此處係一雜誌名。

「阿介·傅密寄，」鮑德利亞珂夫漠不關心地開始念了：

「他在我們貴族之宮裏被尊崇着

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總而言之，」

「我得告訴你，」伊巴托夫插嘴說，「他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被民衆選舉出來的，因為他是一位最受人敬重的人。」

「他在我們貴族之宮裏被尊崇着

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總而言之，

他吃、渴，以便鞭策我們大家！

「因此他真是個一等警長！」

德利亞珂夫重述了一遍。

那老紳士笑了起來。

「他——他——他呀！這首詩是不壞吧？自從——你可相信嗎——比方，當我們給阿介·傅密奇問日安的時候，我們一定加上說，「他真是一等警長！」你想阿介·傅密奇聽到這個不高興嗎？一點也不。不——我們就不是這樣了，問問伊凡·伊里奇吧。」

伊凡·伊里奇祇是旁顧了一下。

「一個人怎麼能爲了一個玩笑而不高興呢！比方拿伊凡·伊里奇來說吧：在我們中間，他的綽號叫「隨和人」，因爲他對什麼事情都可慷慨地答應。那麼，你以爲伊凡·伊里奇不高興嗎？他不！」

伊凡·伊里奇慢慢地眨着眼睛，起先望那老紳士一下，其後又望望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

「隨和人」這個綽號確與伊凡·伊里奇相符合。在他的身上，找不出來一點所謂意志或性格的影蹤。誰無論到哪兒去，都可以領他去；誰祇要對他說一聲，「伊凡·伊里奇，

一塊兒來，』他就會拿起帽子來了；但是，如果別人出來說，『伊凡·伊里奇，別去，』他就放下帽子站住。他的性情恬靜，愛好和平，他一生向來是一個單身漢，他不玩紙牌，但卻喜歡在玩牌人的旁邊坐着，觀察他們的面孔。他缺了友伴不能活下去，憎惡寂寞；當孤獨的時候，他就沉於悵鬱中；然而，他並不常有這種情形。他又有一個怪癖；他清晨很早起來，就常以抑遏的聲音唱一支古老的小調：

「從前有一位爵士

過着質樸的鄉村生活。」

由於這個怪癖，他也有個蠟嘴鳥的綽號；籠子裏的蠟嘴鳥白晝祇在清晨歌唱一次，是很出名的。伊凡·伊里奇·鮑德利亞珂夫就是如此。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和伊巴狹夫兩人間的絮談，延緩了很長的時間，但是沒有再轉回到那麼文縷縷的話鋒上去。那老人詢問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關於他的田莊、林地

及其他產業的情況，關於他田地的經營，已經做的或正打算做的改善；他參與了一些他個人的見解；其間，他建議給他，不讓荒草蕙生在草地上的方法，是把燕麥播種在荒草的周圍，這就會引誘豬來用鼻子把它們掘出來等等。然而，最後那紳士看出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的眼睛幾乎要閉上了，而且甚至他的言辭顯出有點遲滯而不連貫，老紳士便站起來了，親近地鞠了躬，聲言他不想再攪擾他了，但他希望能有恭請他去用餐的榮幸，不要比次日再晚了。

「至於到我的村子去，」他附加着，「我不要說那個孩子，我卻敢說，你遇到一隻母雞或者那個農婦，都可以給你指路；你祇要打聽一聲伊巴托夫卡村。馬可以直接到那兒去的。」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稍有點遲疑地回答着，這是他的個性，然而，他說若是沒有什麼事情阻撓他的話……他就會盡量趕來……。

「啊，不行，我們希望你一定來，」老紳士懇切地截斷他的話，他很親熱地和他握了手，一溜煙就走出了屋子，在將要轉到門口的半路上喊道，「不要客氣！」

那「隨和人」鮑德利·珂夫嘩然地鞠了躬，跟着他的同伴跨過門檻就不見了。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走了兩位不期而來的客人後，馬上脫了衣服，上床就睡着了。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是屬於那一層的人物，他們審慎地竭力從事於三種不同的事業後，自稱他們決心從實用的觀點來着眼人生，且盡量利用閒暇來增進收入。他絕不優氣，有些吝嗇，而很懂得道理，喜歡閱讀，喜歡交際，喜歡音樂，但都平庸……而他的舉止卻極其合體。他才二十七歲。像他這樣的年青人近來漸漸多起來了。他是中等身材，有着好體格，容貌愉快而小巧；表情幾乎不常有變化，他的眼睛，總是有着同樣冷靜，清朗的神情——祇是偶而被憂愁或煩鬱的淡影所柔化着；唇邊總是浮漾着謙遜的微笑。他有着光華的頭髮，秀麗得像絲一般地鬆曲着。據估計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的良田上約莫有六百農奴，他有過結婚的念頭，由於情投意合而結婚，但同時也得姿色美好。他特別想找一個有佳戚的妻子。他認為他需要更廣闊的親戚。事實上，他確夠得上「紳士」這個稱呼——這是近來很流行的一個名詞。



翠鳥，我們的紳士照常很早起來，就開始工作，並且他的事務處理得很好，這是比俄羅斯我們中間一般實際的青年人值得再道的。他有耐心地傾聽着農夫們七嘴八舌的訴苦和請求，盡可能地使他們心滿意足，他給親戚們之間調解着打架和吵嘴，與左近的一些人們談着話，申斥着別人，查核着鄉村書記的報告，揭穿兩三件村長哪方面欺詐的詭計——實在，他這樣地辦理事情，連他個人都覺得自滿，而且農夫們回家去的時候，都對他稱讚不置。縱然弗立第米爾·謝爾蓋奇昨晚上對伊巴托夫有過話說，他却決定吃午餐，甚至已經吩咐了隨行廚夫給他做他所愛吃的烏雜碎（一）和稻米湯；但是，或許因為他自從早晨起就感到合心如意的緣故，他靜立在屋子的中央，突然往自己的額部拍了一下，毫不顧忌地叫着，「我該到那快活的善談的老頭那兒去呀！」說了出來就做到了；半小時後，他就已坐在一輛由四匹農夫的駿馬拉着的新馬車裏，沿看平坦的大路，趕赴約有八十哩的伊巴托夫卡去了。

（一）烏雜碎是用禽類之心、肝、膝囊、頸、腿、翅尖等所做的佳肴。

## 第二章

米海爾·尼古拉伊奇·伊巴托夫有兩所住宅，在一個大池塘的兩邊面面相對。一條鑲了銀色的白楊樹的長堤，鑲着這個池塘的邊緣；幾乎與堤堰一平處，可以看到一盤水磨的紅屋頂。這兩所小房子，蓋的完全相像，塗着同樣的淡紫色，它們宛如以清潔的小窗戶的光亮的玻璃鏡，隔着一泓廣闊的池水遙遙相望。每所房子的前面都有環繞的走廊，有一座尖頂的門樓，由四根鞏固的白柱子支撐着，高聳在房舍之上。池塘的四周是一座古老的公園：菩提樹形成了一條貫穿公園的林蔭路，它們稠密地亭亭而立着；淺黃色樹幹的蒼松，黑色的橡樹，宏壯的樺樹隨處高聳着孤寂的枝頭；繁茂的丁香樹和豆球花樹的叢密枝葉，正拂到了牆頭上，幾乎遮上每所房子的正面，從那兒有磚鋪的小徑蜿蜒爬下斜坡。在閃閃的池水上，顏色豔麗的鴨子和白色、灰色的鵝，一羣一夥地游着水；池塘裏從來沒有上過浮萍，因為在它的「源頭」上，有無數的泉眼從一個巉巖峻峭的谷底冒出來。兩所房舍

的地位都美好：清幽，僻靜，綺麗。

一所小房子裏住的是米海爾·尼古拉伊奇本人；另一所住着他的母親，一位七十歲衰老的婦人。當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驅車到堤堰的時候，他不曉得往那所房子走好。他環視一下四周——一個農奴的孩子赤足站在一根半朽爛的木頭上釣魚。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招呼了他一聲。

「你找誰，老太太呢，還是少當家的呢？」孩子問，他的眼並沒有離開魚漂。

「什麼太太？」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回答。「我找米海爾·尼古拉伊奇。」

「呵，少當家的呀！那麼往右邊走。」小孩子拉起釣絲來，從平靜的水中釣上來一尾銀色的小鯉魚。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往右邊走去。

當報稱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到來的時候，米海爾·尼古拉伊奇正在和「隨和八」下西洋棋（一）。他高興到了極點，從安樂椅上跳了起來，跑進大廳裏，就在那裏吻了他二次。

(1) 西洋棋 (Dra ts) . . . 亦為兩人下之棋，每方各有十二個棋子。

「弗拉第米爾·謝爾奇，你看到我還是和前次的伙伴伊凡·伊里奇在一塊兒，」那喋喋的老紳士說，「再說，他一定歡喜你的和藹可親（伊凡·伊里奇望着一隅，沒有說什麼）。他人好得很，當所有我的少的們都出到花園裏去了的時候，他就陪着我下棋；可是我馬上就把他們叫回來。」

「可是爲什麼攪擾他們呢……」弗拉第米爾·謝爾奇開始說着。

「唔，友，不算什麼打擾呀！嘿，凡加，趕快跑去找小姐們來……告訴她們來了一位客人。你覺 這個地方怎麼樣；是不壞吧？關於這個地方，加布爾丁寫過一首詩。」伊巴托夫卡，可愛的僻靜之鄉呵！」就是這樣開頭的，下面的也很妙，祇是我記不住了。唯一可惜的是公園太大了：我是沒有辦法的。這兩所房子，或者你已經注意到，這樣相像，是兩個哥們蓋起來的，我的父親尼古拉伊和我的叔叔塞爾介；他們也經營過這個公園；他們是要好的哥們中的表率……達蒙和……嗯，我忘了另外的一個名字。」

「裴雄，」伊凡·伊里奇說。

「喂，對嗎？好，沒有關係（這位老紳士在家裏談話的態度差不多是從容不迫的）。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我敢說你已經知道，我是一個繆夫，我死了太太；我的大孩子們在寄宿學校裏；祇有兩個小的跟着我，和我的一匹姨妹，我太太的妹妹；你馬上就可看到她。可是我怎麼不給你弄點什麼東西來呢？伊凡·伊里奇去弄點點心來，我的好朋友……我請問，你喜歡喝什麼樣的伏特卡？」

「我吃飯前從來不喝什麼的。」

「我敢說，不一定吧！不過，隨你便。一個客人得識抬舉，可不行裝假。你知道，我們是直爽的人。我敢冒昧地說，我們在這兒不是過着鄉間粗野的生活，而是過着平安清靜的生活，孤獨地偏安一隅——實在是這樣！可是你爲什麼不坐下？」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坐下了，手仍然把着帽子。

「請你交給我，」伊巴托夫說，很講禮貌地從他手中把帽子拿過來，放到一角落去，然後回來帶着親切的微笑，審他客人的面孔，不知對他說些什麼樣好聽的話。好，就以最溫厚的態度問他是否喜歡玩西洋棋。

「我什麼賭博都玩不好，」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答。

「你說的倒滿有理由，」伊巴托夫回答，「可是西洋棋不能算是一種賭博，不如說是  
一種娛樂，一種消遣；伊凡·伊里奇，你說是不？」

伊凡·伊里奇以悽然的表情望着伊巴托夫，似乎是說，「鬼曉得是賭博還是娛樂」；  
但是稍遲疑了一會後，他才哼出一句：

「對的，西洋棋是很正當的。」

「現在，他們說象棋（一）可就不同了，」伊巴托夫繼續說——「他們說那是很難下  
的玩意兒。可是我想……呵，可是我的少的們來了，」他自行中斷了話頭，望過通到公園  
裏的半開的玻璃門去。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夫站了起來，轉過身來，首先看到兩個約莫十歲的小姑娘，穿着  
粉紅色的棉布衫，戴着大帽子——快捷地跑上走廊的台階，離她們後面不遠，顯露出一位  
二十歲、高個、健壯、娉婷的少女，穿着黑色的衣裳。她們都進屋裏來了；小姑娘們給客  
人鄭重地鞠了一躬。

（一）與西洋棋不同，共有三十二個棋子。

「讓我來介紹——我的小女孩們吧，」老紳士說。「這個是嘉蒂亞，這個是娜絲蒂亞，這是我的姨妹，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她，我已經和你提過了。我希望你們能成爲好朋友。」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給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行了禮；她還了一個幾乎看不出的點頭。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手裏拿一把張開大刀；她淺色的厚髮有一點不整潔，上面掛着一片小綠葉，有一縷頭髮從梳子上鬆散下來；她的黑皮膚上發着紅潤潤的顏色，她的紅唇咧開着；衣裳顯得皺摺了。她喘息着，兩眼炯炯發光；顯然她在花園裏做活來。她立刻從屋裏出去了，小姑娘們便跟在她的後面跑了。

「她們去稍微打扮一下，」老紳士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當然，她們一定是打這個主意。」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嘗以假笑，變得有點沉思起來。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打動了他。許多年來，他沒有見到過這樣的一個俄羅斯草原上的典型美人。不一會，她回來了，坐

到沙發上，一動不動地坐着。她梳理好了頭髮，但是沒有換衣服，連袖口也沒有帶上。她臉上的表情不太倨傲，而很端莊——幾乎是枯澀。她的眉毛寬而低，她的鼻子短而直；她的嘴唇時時透露着遲緩的苦笑；她的直眉毛輕蔑地皺着。差不多她無時不把她那大黑眼睛下垂着。「我曉得，」她那不愉快的年青面孔似乎在說，「我曉得你們都在望着我；好，望吧，你們叫我厭倦，」她抬起眼睛來的時候，就有着令人聯想到有如北鹿眼睛一樣的狂野，美麗而曖昧的目光。她身材長得婀娜勻稱。一位古典詩人會把她比做西萊絲或者朱諾（一）的。

「你在花園裏做什麼來？」伊巴托夫問，想把她拉進談話的圈裏來。

「我砍掉了枯枝，還剷花園來，」她以很低沉、可人的鼻音說着。

「喂，你疲乏了吧？」

「孩子們乏了；我不乏。」

（一）西萊絲（Ceres）為意大利太古之女農神；

朱諾（Juno）為朱匹忒之后，為美女，源出古典神話。



「我知道，」老人微笑着說，「你真正是一個波貝莉娜！你們到奶奶那兒去了麼？」

「去了，她睡呢。」

「你喜歡花兒嗎？」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問她。

「喜歡。」

「你出去怎麼不戴帽子？」伊巴托夫和她說；「看你曬得多麼又黑又紅。」

她用手摸了一下臉，沒有說什麼。她的手不大，但是很寬很紅。她沒有戴手套。

「你喜歡培植園圃嗎？」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又問。

「是的。」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開始描述他家的鄰近，有一個屬於闊地主的美麗花園：「德國人園丁頭兒一個人就領二十銀盧布的薪金，」在話中說道。

「園丁的名字叫什麼？」伊凡·伊里奇突然問。

「我記不得了；我相信是梅耶爾或是密勒，你問做什麼？」

「哦，」伊凡·伊里奇說，「祇要知道他的姓就可以。」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繼續着他的描述。米海爾·尼古拉伊奇的女兒，兩個小姑娘進來了，悄悄地坐下，開始靜靜地傾聽着。

一個僕人來到門口，報告葉果爾·加比東尼奇來了。

「呵，請他進來，請他進來！」伊巴托夫喊道。

一位矮胖的老紳士進來了，是一個被稱爲像個「樹柞子」或「矮樁子」的人，有一副肥大同時又多皺紋的臉龐，恰像一個烘過蘋果。他穿一件黑鈕、高領、灰色的匈牙利恰克；他那全咖啡色的絲絨褲子，高高吊在腳踝的上方。

「你好呵，葉果爾·加比東尼奇閣下！」伊巴托夫叫道，走上去迎接他。「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

「可是米海爾·尼古拉伊奇，」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先對所有在場的人鞠一躬，就以伊呀、悽切的語音開始說了。「你曉得我不是一個閒人，我是一個閒人嗎？」

「葉果爾·加比東尼奇，你幹什麼事情，不是一個閒人呢？」

「咳，米海爾·尼古拉伊奇，我的家，要照顧的事情……其次還有瑪特里奧娜·瑪爾

珂芙娜。」

他做了一個絕望的手勢。

「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怎麼樣？」伊巴托夫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眨着眼睛，彷彿想引起他注意。

「咳，當然囉，」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坐下來說道，「她不滿意我呀，好像你不知道似的。不管我說什麼，總是不對，囉嗦，不當。怎麼不當，唯有上帝曉得。還有這些姑娘們——就是我的女兒——也照她們的母親的樣學。我說的話，當然不是在反對她；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是位優秀的婦人，祇是態度太謹嚴了。」

「不過，我敢說，葉果爾·加比東尼奇，你的態度有什麼錯處嗎？」

「這正是我自己反省的呀，可是，使她高興似乎真不容易。譬如，昨天，我在飯桌上說，「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葉果爾·加比東尼奇的語音中，添上了極其阿諛的調子），「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我說，「阿利奧希卡多不小心，和馬在一起！他還不曉得怎麼趕呢；他，黑驃馬都打跳起來了！」唉呀，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怎樣地怒

氣沖沖，竟罵起我來啦！她說：「在婦女社會中，你不知道怎麼樣表白你自己好了；」姑娘們跳起來，馬上離開了桌子，第二天，畢呂羅夫斯基的姑娘們（我太太的姪女們）對這件事全都曉得了。我運用的言辭有什麼不當的呢？你想想看！不管我說什麼——我有時說話稍微不小心；我都學，尤其是在家裏——第二天，畢呂羅夫斯基的姑娘們全都曉得了。我簡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有時像這樣坐着自己嘟囔，這是我的習慣——或者你已經感覺到說話的聲音很重。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又責備我了——她說：「別哼哼地說話。」我說：「如今沒有人哼——地說話！你責備什麼，奧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你應該替我難過，你在責備人呵。」好，我在家裏祇得不嘟囔。我像這樣坐着，祇望着地板，是的，確是這樣。又有一天，我們正要就寢了。我說：「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親愛的，你把你的侍童躪得多麼可怕；他成了這樣的一個小豬，不管怎麼的，他星期該可以洗洗臉。」好，我十足羞慚地暗示出我應該說的意思。這次我卻也沒有使她高興；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又開始罵我了。她說：「你不曉得在女人面前怎樣表現好啦。」第二天，畢呂羅夫·基的姑娘們就都知道這回事。所以，米海爾·尼古拉伊奇，我怎麼能有心出來串

門呢？」

「聽到你講給我的這些話，我很奇怪，」伊巴托夫答。「我從來沒有想到瑪特里奧娜·瑪爾珂美娜是這個樣子；我想她該是……。」

「婦女中的矯矯者，」葉果爾·加比東尼奇抓住他的話，「可以說是賢妻良母，就是態度謹嚴了。她說：萬物中所需要的就是 ensemble（諧合），而我就沒有那個。你知道，我不說法文，我祇懂得法文。可是我所缺少的這個 ensemble 是什麼呢？」

伊巴托夫不大通曉法文，祇是聳聳肩膀。

「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兒子可好嗎？」稍停了一會後對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問道。

葉果爾·加比東尼奇斜睨着他。

「我的兒子嗎？他們都好。他們都使我滿意。姑娘們已經出齒了，可是我有兒子就滿足了。阿利奧希加服務的成績很好，他的上司都誇獎他；我的阿利奧希加是一個精明的孩子。密赫茨就不同了；他成了一個所謂博愛主義者。」

「怎麼成了一個博愛主義者呢？」

「天曉得；總不和哪個人講話，躲避我們大家。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祇是把他越弄越壞起來。」學你父親的樣幹什麼？」她說，「你應該恭敬他，可是你應該做效你母親的態度。」當他長大成人的時候，他也要成性了。」

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請伊巴托夫給他介紹葉果爾。加比東尼奇。一場談話繼之而來。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沒有參言；伊凡。伊里奇在她旁邊坐下，但是他祇和她說兩句話；小姑娘們走到他那兒去；便小聲講給他一些什麼事情……女管家，一位頭纏黑頭巾的，瘦削的老婦人進來，通知午餐準備好了。他們都走進餐廳裏去了。

午餐拖延了很長的時間。伊巴托夫養了一個好廚子，而且有好酒，雖然不是從莫斯科購辦的，卻是來自省城裏的。伊巴托夫度着安樂的生活；他不過有三百農奴，但是他對誰都不虧欠，他的田莊有條有理。本家主人用餐時，本人大發言談。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僅次於他，可是卻沒有忘記照顧自己；他吃喝得很講究。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沉默着，祇是半帶微笑地容覆着坐在她兩邊的兩個小姑娘的急言亂語；她們似乎很喜歡她。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好幾次想和她談話，但是都不大順利。「隨和人」鮑德利亞珂夫沒有精神，連

對吃飯都很冷淡。

飯後，他們全都到走廊上去喝咖啡。天氣好得可愛；從公園裏繁花盛開的菩提樹間送來溫馨芬芳；深濃的樹蔭和附近池塘的濕氣，使得夏天的空氣稍微清新了，充滿着愛撫的溫暖。

幕地，從堤堰的白楊樹林外，傳來急行的馬蹄聲，片刻後，望到一位穿長騎裝，戴灰色圓帽子的女士，騎在一匹栗紅色的馬上；她乘馬飛奔着，一個侍童騎一匹小白馬跟在後面。

「呵！」伊巴托夫喊道，「納狄耶瑟達·阿萊克雪芙娜來啦——真是意外的愉快！」

「一個人嗎？」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問，她直到此刻仍然一動不動地站在門側。

「是的，一個人……我想波特爾·阿萊克塞奇有什麼事情累住了。」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從眼眉下仰望看；她的臉色發紅，她就轉開了。

同時，乘馬的女士由小門騎進花園，馳到露臺前，沒有等她的侍童或伊巴托夫的幫忙，就輕捷地跳了下來，伊巴托夫正要來迎接她。她熟練地拉起長裙的衣襟，跑上了台階，

當她踏進走廊裏，她與高采烈地叫着：

「我來——！」

「很歡迎你來！」伊巴托大說。「真想不到呵！多麼令人快活！允許我吻你的手吧。」

「當然可以，」來客答道，「祇要你親自給我摘下手套來；我不能獨。」她伸出手來給他，一面對瑪麗亞·巴弗洛芙娜點着頭。「瑪莎（一），想想吧，我哥哥今天不會來了，」她微嘆着說。

「我曉得他不曾來，」瑪麗亞·巴弗洛芙娜低聲回答。

「他叫我告訴你說他很。不要生氣。午安，葉果爾。比東尼奇，午安，伊凡·伊里奇，午安，孩子們——瓦西亞，」來客說，對她的侍童吩咐，「告訴他們溜一溜。」美麗

「（二）你聽到嗎？瑪莎，請給我一根針，把我的衣襟縫上……米海爾·尼古拉伊奇，

（一）瑪麗亞·巴弗洛芙娜之職。

（二）馬的名字。



到這兒來。」

伊巴托夫向她走近了些。

「那位新客是誰？」她聲音很高地說着。

「一位鄰居，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阿斯達霍夫，你曉得是薩索伏村的主人。我來介紹一下他吧？」

「好極了……就來吧。哦，多可愛的天氣呵，」她繼續着說。「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告訴我，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連在像這樣好的天氣，也還咒罵嗎？」

「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在什麼樣的天氣，都不咒罵，小姐；她祇是態度嚴厲罷了。」

「畢呂羅夫斯基的姑娘們做什麼呢？她們第二天什麼事都知道了，不是嗎？」  
她不禁迸出響朗的、銀鈴似的笑聲。

「你總是喜歡笑，」葉果爾·加比東尼奇說。「若不是在你那樣年紀，一個人什麼時候應該笑呢？」

「葉果爾·加比東尼奇，不要生氣，這是含好意的！唉，我疲倦了，讓我坐下吧。」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落坐到一把矮椅裏，流氓氣地把帽子拉到眼睛上。  
伊巴托夫把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領到她那兒去。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讓我給你引見引見我們的鄰居，阿斯達霍夫先生，對於他，你或者早已久仰了。」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鞠了躬，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從圓帽簷下仰望着他。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費里特耶夫是我們的鄰居，」伊巴托夫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繼續着說。「她和她的哥哥住在此地，她的哥哥波特爾·阿萊克塞奇以前是近衛軍裏的一位中尉。她是我姨妹的知己朋友，而且對我們所有的人都有好感。」

「好一個十足周到的介紹呵，」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帶着揶揄的微笑說，又從帽子下望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這時在思索着，「她也很美呢。」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自然是個很嫵媚的女郎——窈窕而俊俏，她的樣子比實際年青得多。她二十七歲。她有一

張圓圓的臉和小巧的頭，絨都都的秀髮，差不多是非巧地曲起的，尖尖的鼻子，和快活而狡黠的眼睛。她的雙目秀麗地輝耀着，閃着嘲笑的光。她那極其生動活潑的面貌，時時呈現着一種好玩的表情；似乎由於幽默而使得有生氣了。不時一個深思的暗影驟然掠過她的面部，然後又變得溫柔而和善了；但是她不能沉思多久的。她敏銳地看穿了人們的滑稽面，而畫筆很好的諷刺畫。從她誕生起，她就叫每個人給寵壞了，這一點可以從最初到的片刻看得出來：童年時期受過嬌生慣養的人們，終生都留有本來的印跡。她的哥哥喜歡她，不管他怎樣說，她不像蜜蜂那樣螫人，而像隻黃蜂，因為蜜蜂螫了就死，而黃蜂螫了也沒關係。這個比擬使她愠怒。

「你要在這兒呆很久嗎？」她問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她的眼睛垂下，手中燃着馬鞭子。

「不，我打算明天走。」

「你哪兒去呢？」

「回家。」

「回家？我可以冒昧問問，爲什麼回家呢？」

「爲什麼？我家裏有不容耽誤的事情呵。」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注視着他。

「你是這樣一個……做事的人嗎？」

「我打算做事，」弗拉第爾·謝爾蓋奇回答道。「在我們這實際的年代，每個像樣的人都應該實際、認真。」

「說的全是實話呵，」伊巴托夫說。「伊凡·伊里奇，不是嗎？」

伊凡·伊里奇睨視着伊巴托夫，而葉果爾·加比東尼奇附和着：

「是的，是這樣。」

「可惜，」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說，「我們缺一個 *Jeune Premier*

(一) 的角色，你能演喜劇吧，你不能演？」

「我從來沒有在那方面努過力。」

(一) 演劇中扮情人之男角。

「我相信你會演得好的。你有這樣一個……高雅的風度；這是今日做 *Jerome Premier* 的主要條件。我哥哥和我想在此地成立一個劇社。不過，我們並不限於演喜劇；我們什麼都要演——普通戲，舞蹈劇，以致悲劇。瑪莎不是可以扮一個很好的克利奧佩特拉（二），或是菲德拉（三）嗎？看看她吧。」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轉過身來……瑪麗亞·巴弗洛芙娜頭靠着門，兩臂交叉地站着，夢幻地矚望着遠方……那時，她那勻稱的容貌，的確顯出有古代雕像的樣子。她沒有聽到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最後的話，但是注意到所有的眼睛突然都轉到她的身上，她立刻猜到了說的是什麼話，便脹得滿臉通紅，將要退到待客室之際……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很快地抓住了她的手，以一種輕浮女子風騷的體貼，拉過來那幾乎有如男性的手就吻着它。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臉更紅起來。

(11) 克利奧佩特拉 (*Cleopatra*)……紀元前六九——三〇年之埃及女皇。

(12) 費德拉 (*Phaedra*) 希臘神話中齊修斯之續弦，曾鍾情於其子。

「納狄亞（一），你總是好鬧，」她說道。

「我說你，不是說的真話嗎？我向你請示一切……好，那麼，那麼，我不會再說了。可是，我再告訴你，」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繼續說道，「可惜你要走了。真的我們已經有了一個 *Jeune Premier*……他的確是勉強和我們打成一片，不過他是個很可憐的人兒。」

「我可以問問，是誰嗎？」

「詩人，鮑德利亞珂夫。一個詩人怎麼能做 *Jeune Premier* 呢！第一點，他穿得很難看；第二點，雖然他寫諷刺詩，在哪个女人的面前，瞧吧，連在我的面前，他還害羞。他結結巴巴地說話，一隻胳膊總是舉在頭上，我不曉得他不是做什麼。請告訴我，阿斯達霍夫先生，所有的詩人都像那樣子嗎？」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有點趾高氣揚起來。

「我個人從來沒有認識過一個詩人，我得承認我從來沒有求過和他們結交。」

（一）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 暱稱。

「是的。當然你是一個實際的人。我們祇好找鮑德裡亞珂夫。這是沒有辦法的。別的 *Jenes Premiers* 角色甚至更糟。不管怎樣，他總會領料到他的角色。加上悲劇的方面，瑪莎可以做我們的 *Prima-donna* (1)……阿斯達霍夫先生，你聽過她唱歌嗎？」

「沒有，」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假笑着回答，「我曉得……。」

「納狄亞，你今天怎麼回事？」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帶着煩惱的神情說道。

納狄亞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跳了起來。

「給我們唱個什麼歌，瑪莎，請唱吧！瑪莎小親親，你不唱我是不會叫你安靜的。我自己來唱，給你招待客人，可是，你知道我的聲音多難聽。可是瞧，我要陪你唱，那多好呢。」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有一分鐘沒有說話。

「你也逃不了，」她終於發言了。「你總是任性慣了，像個調皮的孩子似的。好吧，我一定唱。」

(一)意大利文，歌劇中或歌唱隊中之女領班。

「好極啦！好極啦！」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一邊喊着，一邊拍着手。「諸位先生，讓我們進待客室裏去吧。至於說我任性，我要向你抗議，」她說着就笑了。「你當外人的面前，怎麼能揭露我的短處呢？葉果爾·加比東尼奇，瑪特里奧娜當外人面前怎麼就這樣使你難堪嗎？」

「瑪特里奧娜 瑪爾珂芙娜，」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吶吶說，「是位可貴的婦人；祇是在態度的一點上……」。

「好啦，來吧，來吧」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截斷了他的話，她走進待客室裏去了。各個人都跟隨着她。她丟下帽子，在鋼琴旁坐下。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在離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稍遠的地方，靠牆站着。

「瑪莎，」她思索了片刻後說道，「給我們唱個『少年農夫播種麥子』吧。」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開頭唱了。她的聲音純正而宏壯。她唱得是好！——樸實而自然。各個人都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隱瞞不住他的驚奇了。當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唱完了的時候，他就走到她跟前，說他沒有想到……。



「等一等，」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岔開他的話，「好的還在後頭呢！瑪莎，我一定來慰勞你這小俄羅斯心靈的；現在給我們唱個「椽杯中的歡呼」吧。」

「你是小俄羅斯人嗎？」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問她。

「我生在小俄羅斯，」她回答着，她開始唱「歡呼」了。

最初，她淡漠地發出分明的字音，但是她故鄉淒切熱情的調子，逐漸激動了她，她的雙頰泛着紅暈，兩眼閃着光，在她的歌聲裏有着溫熱的音調。她唱完了。

「天哪，你那個歌唱得多好！」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說，俯到樂鍵子上。「我哥哥不在這兒真可惜！」

瑪·亞·巴弗洛芙娜立刻垂下了眼睛，她那特有的苦笑浮上了唇間。

「現在我們還得吃點什麼，」伊巴托夫說。

「是的，假如你這樣誠心的話，」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加說着。

「對不起，我今晚上不願再唱了，」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說，她離鋼琴走開了。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追望着她，似乎沉思了有一分鐘，然後微笑着，使用一根

手指奏「少年農夫播種麥子」，以後忽然大聲起波耳加曲（一）來了，沒有奏完，彈了一下高音弦，就關上鋼琴，站了起來。

「可惜沒有人來跳舞，」她叫道。「正應該來個跳舞。」

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走到她那兒去了。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唱的聲調多麼了不起，」他說，「她唱得多麼富於感情！」

「你喜歡音樂嗎？」

「是的……很喜歡。」

「這樣一個有學問的人，還喜歡音樂呵！」

「你爲什麼以爲我有學問呢？」

「噢，是的，我請你原諒；我忘了——你是一個實際的人。瑪莎到哪兒去了？等等，我去找她回來。」

納狄那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從屋裏飛跑出去了。

（一）波耳加曲（Polka），波希米亞之新式舞曲，現已流行於全歐。

「輕佻的女子，你已經看到了，」伊巴托夫走到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那兒去說道：「不過有一顆很善良的心。她受過什麼樣的教養，你是想像不到的：她能說各種語言。當然他們是有產者，所以這是無疑的。」

「是的，」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心不在焉地同意着；「很秀氣的姑娘。可是告訴我，尊夫人也是小俄羅斯人嗎？」

「是的。我的太太，和她的妹妹瑪麗亞·巴弗洛芙娜一樣，都是小俄羅斯人。老實說，我太太的口音並不高明；雖然她完全懂得俄羅斯話，她可發不正確音；她的母音發不十分純；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從小的時候，就離開了家鄉。可是誰都能看出是小俄羅斯人的血統，誰能看不出呢？」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唱得妙極啦，」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

「是的，她的確唱得好。可是他們爲什麼不倒茶來呢？姑娘們都怎麼啦？到喝茶的時候了（一一）」

（一一）外國之習慣，於進餐先飲茶，並略備茶點。早茶於十一點；晚茶於四五點左

右。

姑娘們一時沒有回來。這時伊巴托夫召喚她們——銅茶壺提進來了，桌子上擺了茶點。她們一同回來了。瑪麗亞·巴弗洛美娜在桌旁坐下來倒茶，而納狄耶慈達·阿萊古雪妮娜踱到走廊門，眺望着花園。跟蹤着明媚的夏晝，柔和晴朗的黃昏到來了；落日的霞光現出來；廣闊的池塘，半面溢着夕陽的紅光，成了一面靜止不動的鏡子，在深邃的池心的黯淡的銀輝中，肅穆靜謐地反映着藍湛莫測的蒼空，和樹木，房屋的黑色倒影。一切都沉入寂靜中，到處都沒有有一點聲音。

「看多麼美呀，」當弗拉第米爾·爾蓋奇走到她那兒去，納狄耶慈達·阿萊古雪妮娜對他說。「在那邊，池塘裏剛出來一顆星星，在房子燈光的旁邊；燈光發紅，可是星星却發金光。奶奶到這兒來啦。」她附加着。

從丁香花叢後面露出來一個椅車，兩個人拉着它。一位身體佝僂的老婦人，頭垂俯到胸上，裹圍着坐在椅車裏面。她的白帽沿幾乎全遮上了她那憔悴皺縮的臉面。椅車在走廊前面停下。伊巴托夫走出了待客室；他的小女兒們跟他跑出去了。她們整晚上就像老鼠似

的，挨屋亂竄着。

「媽媽，祝你晚安！」伊巴德夫說，走到老婦人跟前去提高着聲音。「您覺得怎麼樣？」

「我來看看你，」老婦人以不成調，聲音費力地陳述着。「多麼可愛的黃昏呵！我整天都在睡覺，我的腿現在又疼起來了。呵，我的腿呀！它們沒有用了，就是疼。」

「媽媽，讓我來給您介紹，我們的鄰居。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阿斯達霍夫。」

「好的，」老婦人說，她那無光彩的大黑眼睛轉到他的身上。「我希望你可以和我兒子做朋友。他是一個好人；我儘可能叫他受了全部的教育；當然我祇是一個女人。他還有一點軟弱，不過天長日久他會漸漸長得更結實的，——那個難關他度過了；現在到了我把財產交代給他的時候了。是你嗎，納狄亞？」她加說道，注視着納狄亞耶慈達·阿萊·雪芙娜。

「是的，奶奶。」

「瑪莎倒茶了嗎？」

「倒了，奶奶。」

「還有誰？」

「伊凡·伊里奇和葉果爾·加比東尼奇。」

「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的丈夫嗎？」

「是的，奶奶。」

老婦人嘔着嘴唇。

「唔……瑪莎，我不能到村長那兒去；告訴他明天早點到我這兒來，——我有好多事要和他辦。我看，什麼事情一沒有我就出錯。好，沒有別的事情，我乏了，把我送回家去吧。……失陪，先生，我記不住你的名字了，」她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接着說，「你得原諒一個老太太。小孫子們，別跟我來，用不着你們來。你們所想的就到處跑。穩穩當當地坐着，坐着，唸唸功課；你們聽到嗎；瑪莎慣壞了你們。來，走啦。」

老婦人難抬起的頭，頰回到胸部了。

椅車開動了，緩緩地移去。

「你母親多大年紀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問。

「她才七十二歲，可是在二十六年以前，她的腿就不聽用了；她這樣是我父親死後不久的事。可是她從前還是一個美人呢。」

每個人都沉默着。

「那是什麼？我相信是一個蝙蝠！呵，多可怕呀！」她慌張地回進待客室裏去。

「到我回家的時候了。米海爾·尼古拉伊奇，告訴他們把我的馬備好。」

「也到我走的時候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

「你怎麼應該走呢？」伊巴托夫說。「夜晚在這兒住吧。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祇有一哩半路走的，可是你有九哩路。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你忙的什麼呢？等一等月亮吧；快要上來啦。那時騎馬還可以亮一點。」

「也許吧，」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回答；「我很久沒有藉着月光騎馬了。」

「你願意在這兒過夜嗎？」伊巴托夫獨自和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

「我真不曉得……不過若是我不妨礙你……。」

「我敢向你說，一點也不妨礙；我就吩咐他們馬上給你騰出一間屋子來。」

「藉着月光騎馬才好呢，」他們拿來蠟燭，遞過了茶，伊巴托夫和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就坐下來玩雙手選擇的牌戲，而「隨和人」一言不發地坐在他們旁邊，納狄耶慈達·阿萊雪芙娜開始講了。「尤其是經過樹林，穿過榛叢中間。那才真好玩呢，並且有亮光和陰影奇妙的變幻——叫人感到好像前後都隱藏有人似的……。」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露出謙遜的微笑。

「你有過這個時候嗎？」她繼續講，「在一個暖和的靜悄悄的黑夜裏，坐在樹林的附近嗎？那時候，我總覺得好像有兩個聲音，近在我的耳邊，用輕輕的小聲，激烈地辯論着。」

「那是血液的跳動，」伊巴托夫說。

「你描述得很有詩意，」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

「你這樣想嗎？……我若那樣描述是不會討瑪莎歡心的。」

「爲什麼這樣呢？瑪麗亞·巴弗格芙娜不喜歡詩嗎？」



「不喜歡；她認爲詩全是做作，全是虛假；這便是她不喜歡的緣故。」

「吹毛求疵得多麼奇怪！」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叫道。「做作！別的能有什麼呢？這正是創作的藝術家所要的呀！」

「唔，就是；可是，你也不應該喜歡詩呵。」

「不的，我很喜歡好詩，若是真正好，像音樂，而且——我有什麼說的呢？——若是表達出意識，思想……」

瑪亞·巴弗洛芙娜站起來了。

納狄耶慈·阿萊克雪芙娜很快地向她轉過身來。

「你到哪兒去，瑪莎？」

「哄孩子們睡覺去。快到九點鐘啦。」

「可是非得你他們不睡覺去嗎？」

但是瑪亞·巴弗洛芙娜拉着孩子們的手，就同她們走出去了。

「她今天心情不好，」納狄耶慈·阿萊克雪芙娜說，「我曉得是爲了什麼，」她低

聲添說着，「不過以後會好的。」

「讓我問問你，」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你打算在哪兒過冬？」

「也許在這兒，也許在彼得堡。我覺得我好像要討厭彼得堡。」

「討厭彼得堡？你叫我奇怪！怎麼會呢？」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開始描述都市生活的種種便利、繁華及優點。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對他目不轉睛地細心聽着。她似乎在研究他的相貌，自己不住地微笑着。

「我看你很善辯呢，」她最後說話了；「我祇好在彼得堡過冬了。」

「你不會後悔的，」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宣稱道。

「我對什麼從來不後悔的；不值得傷腦筋。假如你做了什麼糊塗的事情，想法趕快把它忘掉就完啦。」

「我請問，」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沉默短時後用法文問着，「你認識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很久了嗎？」

「我請問，」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趕快譏諷地反問道，「你爲什麼就問這句話

用法文呢？」

「噢，沒有特別理由。」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又微笑了。

「不，我沒有認識她好久。她是一位出色的姑娘，是不是？」

「她很天真，」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從牙縫中間同意着。

「好，是從你一個實際的人嘴裏說出那樣誇獎的話嗎？我不這樣想——或者你感到我也天真吧？可是月亮一定已經上來了，」她附添着說，從座位上站起來，警望着敞開的窗口，「月光照到白楊樹的梢上了。到走的時候了……我要走啦，告訴他們把「美麗」備好。」

「馬備好了，」她的侍童說，他從公園的陰影中走出，進到露台上的「片光亮裏來。」

「呵，好吧！瑪莎，你在哪兒呀？來，說聲再會呀。」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從鄰屋進來了。男人們從牌桌上站了起來。

「你就要走嗎？」伊巴托夫問。

「是的，到時候了。」

她走向走廊的門去。

「多麼好的夜呵！」她叫道。「走近一點來，挺出你的臉，你感覺到它嗎？夜彷彿在呼吸着呢。而且多麼芳香呵！所有的花兒現在都醒了。它們醒了，而我們卻想要去睡啦。再有，瑪莎，」她添加着，「我告訴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說你不喜歡詩人。那麼再會吧……他們把我的馬牽來啦。」

她疾速地跑上走廊的台階，輕捷地跳上馬鞍，說聲，「失陪，明天見！」勒一下馬頸，就向堤堰馳去了……侍僮騎馬跟在她的後面跑。

每個人都盯着她的背影。

「明天見，」他們聽到她的聲音在白楊林以外響着。馬蹄聲在這靜靜的夏夜裏許久還可以聽見。最後，伊托夫提議他們該回房子裏去了。

「在外面倒是很好，」他說，「可是，我們得把牌結束了。」

全夥人都回到了房子裏去。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開始問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爲什

麼她不喜歡詩。

「我不愛好詩。」她彷彿厭厭地回答着。

「可是，大概你沒有讀過多少詩吧？」

「我自己沒有讀過，不過別人給我讀過。」

「有沒有一首你喜歡的詩？」

「不，沒有一首。」

「甚至普式庚呢？」

「甚至普式庚。」

「爲什麼呢？」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沒有做答，而伊巴凡夫回過頭來，伏在椅背上，帶着和藹的笑態說，她不但喜歡詩，就連糖都不喜歡，實在她一點也受不了甜蜜的東西。

「不過，有些詩不甜蜜呵，」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反駁着。

「舉個例子麼？」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請求。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搔着頭：：他個人心中記得的詩很少，尤其是這種不甜蜜的。

「唔，」他最後喊道，「你曉得普式庚的「箭毒樹」嗎？不曉得嗎？那首詩也許不能說是甜蜜的。」

「請朗誦吧，」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請求着他，她垂下了眼睛。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望着天花板，皺着眉頭，自己嘟囔着，終於背誦「箭毒樹」了。隨在先頭四節詩以後，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緩緩地抬起眼睛來，當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唸完了的時候，她慢聲慢氣地說着：

「請再朗誦一遍。」

「那麼，你喜歡這首詩嗎？」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問。

「再朗誦一遍。」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又朗誦「箭毒樹」了。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站起來，到另一間屋子裏去了，之後，帶一張紙，一瓶墨水和一管鋼筆回來了。

「請給我抄出來，」她請求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

「自然可以，」他回答，開始寫了。「可是我不瞞你說，我奇怪你爲什麼非常喜歡這首詩。我朗誦這首詩，就是給你看看，並不是所有的詩都是甜蜜的。」

「喂，我說話啦！」伊巴托夫大叫道；「伊凡·伊里奇，你認爲那幾節詩怎麼樣？」

伊凡·伊里奇照舊祇是睨視着伊巴托夫，但是卻一言不發。

「到這兒，詩完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在最後一行詩的末尾點了一個感嘆號。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謝謝他，拿走詩篇到她自己的屋子裏去了。

半小時以後，用過了晚餐，在一小時之內，所有的客人都分散到各人的房間裏去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一再和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攀談，但是却很難和她談得來，他所說的事情，對她似乎沒有多大興趣。他若不是叫他的鄰居葉果爾·加比東尼奇攪擾得一直清醒着，他或者上床馬上就酣然入睡的。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的丈夫，脫了衣服就寢後，和他的僕人廣續了一段冗長的喋談——他一直在訓誡他的僕人。他所說的每個字都清晰地傳到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的耳裏了；兩間屋子祇隔一引薄薄的間隔壁。

「把蠟燭筆直舉在你前面，」葉果爾·加比東尼奇用埋怨的口氣說着，「這樣舉着，我好能看到你的臉。你叫我的頭髮變白了，你這不規距的傢伙，你叫我的頭髮變白了。」

「可是我怎麼叫你的頭髮變白了呢，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僕人含糊欲睡的聲音聽到了。

「怎麼？我要告訴你怎麼。我對你說過多少次了？我和你說過，」密特加，你無論什麼時候和我出去到哪兒串門，總得包兩換的衣服，尤其是……把蠟燭筆直舉在你前面……

「其是內衣。」今天你給我做到什麼啦？」

「喂 什麼，老爺？」

「你問什麼？明天早晨我穿什麼哪？」

「噲，穿你今天一樣的衣服呀。」

「你叫我的頭髮變白了，你這混仗東西。我不曉得自己怎麼辦哪，我今天這麼熱。把蠟燭筆直舉在你的前面，我告訴你，你主人在和你講話的時候，不要睡着了。」

「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告訴我說帶够了。她說「你總帶這麼些東西做什麼？祇是



要穿破了算事。」

「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好像是一個女人要管的事似的！你叫我的頭髮變白了，你叫的呀！」

「而且亞希穆也這樣說。」

「你說什麼？」

「我說，亞希穆也這樣說。」

「亞希穆！亞希穆！」葉果爾·加比東尼奇譴責地重說着。「你們要叫我死呀，你們這些忤逆！他們都說不好俄國。亞希穆！噲，亞希穆什麼意思？耶費穆——唔，非不得已才能這樣叫，——因為真正的希臘名字是耶夫·梅，你懂得我的話嗎？……把蠟燭在你前面舉直……若不是縮短，可以說耶費穆，可絕不是亞希穆。亞希穆！」葉果爾·加比東尼奇把「亞」字加重地重述着。「你們叫我的頭髮變白了，你們這些混仗東西！把蠟燭在你的前面舉直！」

不管弗拉·米爾·謝爾蓋奇怎樣嘆氣，咳嗽和別的不耐煩的表示，葉果爾·加比東尼

奇繼續對僕人訓誡了很長的時間。

最終，他遣走了密特加，睡覺去了，但是這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並沒有所補救：葉果爾·加比東尼奇打着這樣深重而宏大的鼾聲，這樣好玩的變換着，由最高的顫聲落到最沉抑的低，夾着那麼像口哨的，甚至唧唧的聲音，以致這惟一的間壁似乎在顫抖着回應它。可憐的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覺得要哭出來。他的屋裏悶熱得很，他所躺的羽毛褥，似乎把他整個的身，裹在漫延的熱氣中。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無可奈何最後起來了，打開窗子，貪婪地吮吸着夜的清香。窗子俯瞰公園；天空光亮；圓圓的月亮的臉龐一會皎潔地映照在池塘裏，隔一會又扯成一條慢慢變幻的金輝閃爍的長箭。在花園裏的一條小徑上，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看到一個穿得像女人的倩影：那是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她的面容在月光下顯得蒼白了。她一動不動地佇立站着，忽然開始唸着……弗拉米爾·謝爾蓋奇小心翼翼地探出頭去。

他聽到：

「但是一個人帶着高傲的目光，  
遣他的伙伴到那個地方。」

「想想吧！」他思索着；「這幾節詩這樣感動了她……。」  
他加倍用心地諦聽着。但是瑪麗亞·巴弗洛芙娜不久停住唸了，轉過來，越和他正對着面。他可以分辨出她那對大的黑眼睛，她那嚴峻的眉毛和嘴唇。

驀地，她吃了一驚，轉回身去，鑽進一片蔥蘢的護謨樹所撒下的陰影裏而消失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一直在窗畔站了好多時候，後來終於上了牀，但是沒有很快就睡着。

「一個怪人，」他輾轉反側地想着——「他們說鄉下找不出什麼奇特的東西……是  
的，真的！一個怪人！明天我要問問她，她在花園裏做什麼來。」

葉果爾·加比東尼奇依然像先前那樣打着鼾聲。

## 第三章

翌晨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醒得很晚，在餐室裏吃過早餐後，不願老伊巴托夫怎麼極力挽留他，他馬上就回家去把他的田莊做一次最後的整頓。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曾到來吃早餐；然而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想，關於她夜間在花園裏徘徊的事，沒有問她的必要：他是這一流的人物，他們很難沉湎於不慣的思慮和臆測到兩天之久。他只有談論着詩，而所謂「詩」的心情不久就使他厭倦了。到正餐（一）之前，他整天都消磨在田地裏，用餐時他的食慾很旺，睡了一小覺，醒來就要查看鄉村書記的眼，但是他沒看完第一頁，就吩咐車子，趕往伊巴托夫卡去了。顯然就連實際的人也沒有石樣的心腸，不再喜歡像平常的凡人那地沉悶了。

（一）一日中最豐盛之餐，中流家庭約於午後二時，上流家庭於午後六時至八時間。

他驅車到堤堰的時候，他聽到說謠聲和音樂的調子。他們正在伊巴托夫家裏，同聲合唱着俄羅斯歌曲。他在走廊上見到他早晨辭去的全夥人；其中有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他們圍着一位年約三十二歲的男子，環坐成一個半圓圈，那男子有一副黑面孔，黑頭髮和黑眼睛，穿一件法蘭絨短上衣，頸上繫着紅色的蝶形領結，兩手舉着一架六弦琴。這是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的哥哥，波特爾·阿萊克塞奇·費里特耶夫。老伊巴托夫一看見弗拉瑪米爾·謝爾蓋奇就歡呼着去迎接他，把他領到費里特耶夫的跟前，給他們介紹。阿斯達霍夫和他的新識交談了一番普通的寒暄話以後，他給那人的妹妹恭敬地鞠了個躬。

「我們正在唱着帶有鄉村風味的歌呢，」伊巴托夫大開講了，他指着費里特耶夫又說，「波特爾·阿萊克塞奇可是我們的樂長（一）——是這樣的一個樂長呵！你聽吧。」

「很喜歡聽一聽，」弗拉瑪米爾·謝爾蓋奇回答道。

「你願不願意來參加二唱呢？」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問道。

（一）指揮唱歌者。

「我本來該高興唱的，不過我子不好。」

「那沒有關係！瞧，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在唱着，我在唱着。只缺你來加入啦。坐下來呀；哥哥，開始吧。」

「現在我們要唱什麼歌呢？」費里特耶夫說，亂彈着六弦琴，突然停住了，凝望着坐在他旁邊的瑪麗亞·巴弗洛芙娜。

「我想這回輪到你了，」他對她說。

「不，你唱，」瑪麗亞·巴弗一芙娜回答。

「有個歌叫『母親伏爾加河上』，」弗拉·米爾·謝爾蓋奇莊嚴地說着。

「不，我們留那個歌末了唱，」費里特耶夫回答，他彈着琴弦，開始唱了，他在每個「太陽要落了」的音調上逡巡着。

他欣愉而煥發地唱得好極了。在他唱歌的時候，他那一向善於表情的雄糾糾的臉，甚至更變得生動了；他不時聳一聳肩膀，忽地用手掌捺住琴弦，舉起手來，搖幌着鬚髮，帶着凜然的傲氣，環顧着他的四周。在莫斯科，他曾數度會晤著名的吉卜西人伊利亞，而且

跟他學習過。合唱的歌者們宏壯地隨聲附和着他。瑪<sup>麗</sup>亞·巴弗洛芙娜嬌柔的聲音高出所有其他的人之上；她的聲音似乎是領導着別人；但是她卻不願意單獨唱，而費里特耶夫始終担任指揮者。

他 唱了許多別的歌。

這時，隨着黃昏頻臨的時分，暴風雨要來了。自從中午起，天氣就悶熱，遠處已響起隆隆的雷聲；但是現在一大片暴雨雲——像一襲鉛灰色的屍衣許久就覆在天空的邊緣——開始增長着，湧現在樹的梢頭上面；操鬱的空氣開始更加顯然地震顫着，叫將臨的暴風雨攪盪得越來越厲害了；刮起來一陣風，陡然在樹葉中間颯颯作響，沉入靜謐了一下，又掀起一片連綿不斷的嘩響，而後在樹林中咆哮着；幽黯快捷地漫過了大地，趕走了落日的餘輝；密集的雲彷彿突然鬆散開來，向上飄騰着，飛越過天空；一陣雨點下來了，打了個紅光四射的閃，沉重的憤怒的雷聲便滾滾而來了。

「來，我們進去吧，」老伊巴托夫說，「不然，我們許要澆濕了。」

各個人都站起來了。

「等一分鐘，」費里特耶夫喊道。「來，我們唱最後一個歌。聽啊。」

「啊，我的門庭啊 我的新門庭啊。」

他高聲地唱着，他凶手很快地彈着琴弦。「我的楓木門庭。」合唱者提高了這一句，彷彿他們被這曲調迷住了。差不多恰在這一瞬間，大雨淋淋四灑下來了；但是費里特耶夫卻已唱完了「我的門庭」。豪放的快活的歌聲，一直被隆隆的雷聲湮沒了多時，有了喧囂的雨的浙瀝聲的伴奏，甚至唱得更歡欣，更起勁了。末了，合唱的人哄然吵嚷起來了，全夥人大笑着而跑進了待客室裏去。伊巴托夫的女兒，那些小姑娘們在抖掉衣服上的雨水時，她們哄笑得比誰的聲音都高。不過，伊巴托夫爲了預防不測，關上了窗戶和門，葉果爾·加比東尼奇說他很謹慎，並且講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在下暴雨時，一定得叫把所有的窗戶和門都關上，因爲電在空隙的地方，比較可以自由地竄進來。鮑德·亞珂夫熟視着他的臉，一移動時碰倒了「椅子」。他正時常鬧出這種小亂子的。



暴風雨很快地過去了。門窗又都打開來，室內充溢了濕潤的香氣。茶送了進來。茶後老紳士們又坐下玩牌——伊凡·伊里奇照舊坐在他們的旁邊。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走到瑪麗亞·巴弗洛美娜的跟前，她同費里特耶夫坐在窗戶裏面；但是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召喚走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隨即和他有聲有色地談起來彼得堡和彼得堡的生活。她攻擊城市的生活；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辯駁着。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似乎極願叫他陪在她的身邊。

「你們在爭論什麼？」費里特耶夫說，站起來走向他們那兒去。

他以懶散的步態一搖一擺地走着；他的各種動作中，有些淡漠而且無神。

「談論彼得堡，」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回答。「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大為讚美它。」

「那是一個好城市，」費里特耶夫說——「我倒也覺得它的每處都好。是的，確是這樣。那兒有兩三個女人，有酒，原諒我的直爽，真是；男人除此以外還想什麼呢。」

「叫我奇怪，」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回答：「這真是你的意見嗎？一點也不像一位

受過教育的人說的話……」

「也許是……正因為這樣……我贊成你的意見，」費里特耶夫有不讓別人說完話的習慣，他有禮貌地插嘴說，「不過那不是我的行道，我不是哲學家。」

「我也不是哲學家，」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而且不想做哲學家，可是我們談的並不是這個。」

費里特耶夫帶着漠不關心的神情，望着他的妹妹，她嫣然一笑傾身向着他一半低語着：

「Petrushka（好哥哥）（一），來給我們學學葉果爾·加比東尼奇的樣子吧！」費里特耶夫的臉立刻改了模樣，雖然他倆的面貌沒有一點相像處，天曉得多麼神奇地一霎時裝得特別像葉果爾·加比東尼奇的臉，費里特耶夫所做的無非是緊緊鼻子，咧咧嘴巴。

「當然，」他惟像葉果爾·加比東尼奇那樣小聲說着，「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在態度上是位很謹嚴的婦人，可是她卻是可效法的太太呢。真是的，不管我說什麼……」

（一）這個字直譯是波特爾（即彼得）的愛稱。

「畢呂羅夫斯基的小姐們都知道，」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補充着，不禁大笑起來。

「她們第二天全都曉得了，」費里特耶夫回答，學得那麼生動逼真的一副臉相來，做出那麼窘迫的斜睨，連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都給逗笑了。

「我看，你很有摹做的天才，」他說。

費里特耶夫用手拂一下臉；他的面貌回復了本來的樣子，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喊着：

「啊，是的，他能夠隨便摹做哪個人……他那份天才。」

「你能够摹做我嗎？」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問道。

「當然他能夠！」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說。「我這樣想啊！」

「啊，請摹做我吧，」阿斯達霍夫對他說——「我請你不要拘束。」

「你真相信她的話嗎？」費里特耶夫答話了，微微擠弄着一只眼睛，他的聲調學着阿斯達霍夫的語音，但是這地輕微而細密，只有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留心到，她咬

緊嘴唇。「請你不必相信她的；她可以把我的什麼事情都告訴你。」

「只要你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好的演員啊！」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繼續說——「他能够演出任何的性格。真是了不起。他是我們的舞台監督，提詞人，甚麼都有啦。可惜不久你就要離開了。」

「妹妹，你不知道你太偏見，」費里特耶夫以嚴肅的聲調，但仍帶着同樣的語氣說。

「阿斯達霍夫先生會把你當做什麼樣的人呢？他會以為你是一位省城裏的小姐。」

「啊，我當真以為你……」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發言了。

「哥哥，我告訴你，」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截住說——「給我們表演什麼，表演一個醉鬼從袋子裏怎樣掏不出手絹來，或者不如表演一個小孩子想抓蒼蠅，可是蒼蠅在他的手指頭下嗡嗡地叫着。」

「你真是一個小孩，」費里特耶夫回答。然而他站了起來，走到窗前去，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正坐在窗側，他的手開始拂過窗鏡，做着小孩子抓蒼蠅的把戲。他學可憐的蒼蠅的嗡嗡聲唯妙唯肖，實在希奇得很。他手指底下好像真有一個蒼蠅似的。納狄耶慈達·阿

萊克雪芙娜笑起來，屋裏各個人接連着都笑了。然而，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臉上沒有動神色；甚至連她的嘴唇也沒有皺動一下。她雙目低垂，坐着；最後，她抬起了眼睛，臉色莊重地凝望着費里特耶夫，她從齒縫中間透出：

「願意自己裝傻耍瘋，性情真是古怪。」

費里特耶夫立刻從窗子轉開，在屋子中央稍站了一會後，就出到走廊上去，從這兒走進此刻隱藏在黑暗中的公園裏去了。

「他是一個滑稽的傢伙，那位波特爾·阿萊克塞奇啊！」葉果爾·加比東尼奇說，一面把七張贏牌摔到他對手的Ace牌上去。「他真是一個滑稽的傢伙！」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站起來了，踉蹌地走到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的跟前，低聲問道：

「你對我哥哥說什麼了？」

「沒什麼，」她回答。

「你說「沒什麼」是什麼意思？不能是「沒什麼」的。」

稍停了一會後，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說了個「來，」抓着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的手，拉起她來，就同她進入花園裏去了。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有些詫異地叮望着這兩位小姐的背影。但是她們出去沒有好久；一刻鐘以內她們又回來了，波特爾·阿萊克塞奇也隨同她們進來。

「這樣可愛的——一個夜晚啊！」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進來的時候，她喊道。「花園裏多麼幽美啊！」

「啊，是的，再說，」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我昨晚看見在公園裏的是你嗎？」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迅速地瞥視着他的眼睛。

「若是我沒有弄錯的話，你那時是在背誦普式庚的「毒箭樹」吧。」

費里特耶夫微皺了一下眉頭，也開始注視着阿斯達霍夫。

「是的，是我，」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說，「可是我沒有背誦什麼，我從來沒有背誦

過。」

「或者那是我的想像，」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不過……」

「那是你的想像，」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冷冷地說着。

「那個「毒箭樹」是什麼？」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問。

「你不曉得嗎？」阿斯達霍夫問。「普式庚「寫貧瘠土壤」的詩，你不記得它？」

「我彷彿不……那是寫一棵毒樹的，是不是？」

「是的。」

「像曼陀羅華……瑪莎，你記得嗎，曼陀羅華植物，開着長形的白花，當月光下在我們的露臺上多麼美麗啊？你記得它們發出甜蜜的，騙人的香氣嗎？」

「騙人的香氣！」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喊道。

「是的，騙人的。那有什麼叫你奇怪的呢？他們說它是有毒害的，可是它還引誘人。毒惡的東西怎麼能引誘人呢？毒惡的東西不應該好看。」

「哦！多麼深奧的感想啊！」波特爾·阿萊克塞奇說。「我們扯得離詩太遠了！」

「昨天我給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念的那首詩，」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她喜歡」

極了。」

「喂，請再念一遍，」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說。

「當然可以。」

阿斯達霍夫念「箭毒樹」了。

「太誇張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一念完，費里特耶夫就彷彿嫌厭地說道。

「這首詩太誇張了嗎？」

「不，不是這首詩……我請你原諒，我覺得你念的不够簡鍊。好壞自有事實證明，不

過我或者是說錯了。」

「不，你沒有說錯，」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強調地說。

「啊，不，我們都曉得那個。由你們看來，我是個天才者，聰明人，無所不知，無所

不行，可是不幸他太懶惰了——真的，是不是？」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僅僅點點頭。

「我不辯駁那個；你應該比我更明瞭，」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顯出有點悵鬱。



「那也不是我的本行。」

這時紙牌打元了。

「喂，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順便告訴你，」伊巴托夫站起來說！「我們一位鄰居，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阿基林，是一位傑出的名士，特請你去參加他的跳舞會。我叫它跳舞會，說得太好聽啦，不過只是一個小小的晚會罷了，不拘禮節的跳舞。他當然很想親自來拜訪你一下，可是他怕攪擾了你。」

「我很感謝那位先生的盛意，」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不過我一定得回家。」  
「可是你以為跳舞會在什麼時候？是明天。明天是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命名紀念日。一天沒有什麼要緊，你會叫他非常高興的呢？而且離這兒僅僅有七哩路。假如你肯答應我們，我們可以派馬車把你送到那兒去。」

「我真不曉得，」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道，「你去嗎？」

「是的，全家去。納狄耶瑟達·阿萊克雪芙娜和波特爾·阿萊克塞奇，我們全都去啊

「若是你願意去，你可以找我跳第五回的方舞（一），」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說——「前四回已經約好了。」

「你真心好；你約妥了「瑪左爾卡」（二）的人了嗎？」

「我？讓我想想……沒有，我相信我沒有。」

「若是那樣，假如你這麼心好的話，我希望能有榮幸……」

「那麼，你去啦？那好極了。一定啊。」

「太好了！」伊巴托夫喊起來。「唔，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承你的好意。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簡直要樂壞了，伊凡·伊里奇，你說是不是？」

伊凡·伊里奇平素一向喜歡保持沉默，但是這回他想說一聲同意的話好些。

「你叫什麼鬼迷住心啦，」一小時以後，波特爾·阿萊克塞奇自己趕一輛輕便馬車，

（一）方舞（Quadrille）·四組之跳舞。

（二）瑪左爾卡（Mazurka）·波蘭流行的一種舞蹈。

坐在他妹妹的旁邊，他問她說——「你怎麼偏要和那個傻瓜約定跳「瑪左爾卡呢」？」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答道。

「我可以問問，什麼理由嗎？」

「那是我的祕密。」

「哦喲！」

馬開始抖着耳朵，噴嚏着，打着蹄失，他輕輕抽了它一鞭子。在朦朧的月光下，有一大叢柳樹的陰影，橫鋪在大路上，使馬受了驚。

「你要和瑪莎跳這個舞（一）嗎？」輪到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問她的哥哥了。

「是的，」他冷淡地回答着。

「是的！是的！」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責備地重複着，「你們這樣的男人，」她停一停又加了一句，「實在不應該受正派女人的愛。」

（一）指「瑪左爾卡」舞。

「你不是這樣想法嗎？那位彼得堡的傻瓜（一）就應該嗎？」

「比你強得多。」

於是波特爾·阿萊克塞奇喟嘆着大聲說着：

「啊，主啊，多麼操心

做一個長大成人的妹妹的哥哥。」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笑了起來。

「我真給你找不少麻煩啊？使你操心的是我。」

「真嗎？我不怪那個。」

「我不是談的瑪莎。」

「那麼談的誰？」

（一）指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言。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的臉色顯出有點煩躁。

「你知道得很清楚，」她柔和地說。

「啊，我明白啦！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那是沒有辦法的，我就喜歡和一夥好朋友喝杯酒，我是罪人啊！」

「哥哥，住口吧，請你不要像那樣說吧。……這不是鬧着玩的事情。」

「Tram, Tram tan Poom,」波特爾·阿萊克塞奇從牙縫中間吶吶着。

「那會使你墮的，你拿那個鬧着玩。」

「青年農夫播種麥子，」波特爾·阿萊克塞奇高聲地唱着，一邊用韁繩打着馬，馬就突然快跑起來。

## 第四章

費里特耶夫回到家時，他沒有脫衣服睡，兩小時後，天剛拂曉的時光，他就離開家了。

在他自己田莊和伊巴托夫的中途，一條寬闊的幽谷峭崖上，有一片幼小的白楊樹的叢林。這些幼樹長得很密集，樹的柔細的枝條，還沒有挨到斧子的砍伐；在溫馨的草地上，到處綴飾着野花的金色花朵，木本九葉梗的小白花和野石竹緋紅色的十字形花，美麗的樹葉，投一片淡薄卻幾乎是連綿的陰影。新昇起的太陽以燦爛而不耀目的光輝，泛遍了整個的叢林；露珠四處閃爍着；有一大滴露珠落掉地上時，就要突然閃出紅光來。萬物吮吸着清晨的新爽，生氣勃勃地呼息着純真的肅穆，這時已經完全亮了，可是還這樣沉寂。遠處田野有寒雀啁啾的歌音，叢林中有兩三隻鳥，不急不忙地在試着短音階，並且彷彿又在聽音階是否合適。此外沒有別的聲音。從濕潤的大地上浮起一股濃郁的，清新的芬芳；淨潔

輕渺的空氣，爲陣陣涼爽的微風鼓蕩了。萬物都有着早晨的情緒，輝煌的夏晨的情緒：萬物都顯露着清晨的笑靨，恰像初醒小兒剛洗過臉的紅顏。

離山谷不遠，在一塊林中草地的中央，費里特耶夫坐在一件鋪在地上的外套上。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站在他的身旁，倒背着手，依靠在一株白楊樹上。他們倆都緘默着。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凝神地矚望着遠方；她的白頭巾從頭上滑落到了肩上，微風吹拂着，掀起了她那匆忙梳理的髮梢。費里特耶夫俯身坐着，拿一根細枝敲着地。

「喂，」他終於開始說了，「你生我的氣嗎？」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沒有答話。

費里特耶夫睨視着她。

「瑪莎，你生氣了嗎？」他重說一遍。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迅速地瞞了他一眼，稍微轉過一邊去，說道：

「是的，」

「爲了甚麼？」費里特耶夫問，他拋掉了那根小枝。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又沒有回答。

「雖然你有生我氣的權利，」費里特耶夫沉默了半響後，又繼續說。「你得顧到我不但輕浮，而且又……」

「你不瞭解我，」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做住說。「我決不因為我自己而生你的氣。」

「那麼，因為誰呀？」

「因為你一個人。」

費里特耶夫抬起頭來，發出一聲輕快的笑。

「啊，我明白啦！」他開始說了。「又是！你又是想到我無所事事，而生悶氣。瑪莎，你曉得，你是一個特別的人，你真是呀。你為別人思慮得這多，為你自己思慮得太少了。你到底不是唯我主義，——世上沒有第二個像你這樣的姑娘。可是麻煩的是我不值得你的愛；我誠懇地告訴你說吧。」

「你越來越糟糕。你想想，你什麼都不做。」

費里特耶夫又發出一聲短促的笑。



「瑪莎，把你倒背着的手拿出來，伸給我，」他以阿諛的聲調說着。

瑪·亞，巴弗洛芙娜只聳聳肩膀。

「把你美麗純潔的手兒伸給我；我要在你的手上親一個親切，敬意的吻：就像玩皮的小學生親他寬大的教師的手一樣。」

於是費里特耶夫向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湊上前去。

「哎，別呀！」她說；「你總是嬉皮笑臉，鬧着玩，你要把你的一生都鬧完了。」

「啐！鬧完了我的一生！新聽到的說法啊！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我想你用的「鬧完了」這個動詞，有及物的意思吧？」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蹙着額。

「別呀，費里特耶夫，」她重述着。

「鬧完了我的一生，」費里特耶夫重覆着，他站起來了——「可是你將來的結果，比我還要糟；你對事嚴肅的態度，只有虛度了你的一生。瑪莎，你曉得麼，你叫我想起了普式庚的詩「冬緩（Dop Juaa）」裏的情景。你念過普式庚的「冬緩」沒有？」

「沒有。」

「啊，不，我忘記了，你不念詩的。一位叫做羅拉的女子，有很多的客人來拜訪她，她把他們全都趕走了。」她單獨剩一位叫做加洛斯的男子留下。他們倆一起出到露臺上去；那時是一個明媚的夜。羅拉讚美着夜，加洛斯忽然對她說，她有一天會要老的。「那有什麼呢？」羅拉回答——「在巴黎這時說不定還很冷，還在下雨呢，可是在這兒，夜卻發出檸檬和月桂的香氣呢。」瞻望將來有什麼用呢？瑪莎，看看你的周圍，這兒不是很可愛嗎？看哪，一切都多麼蓬勃而歡欣啊，一切都多麼年青啊。而且我們不也都年青嗎？」

費里特耶夫緊湊到她的身邊；她沒有向後躲閃，但她也沒有把頭調向他。

「笑一個，瑪莎，」他繼續說，「只要你來一個親暱的笑，不要你平常譏諷的笑。我愛你那善良的，和藹的笑——抬起你那驕傲的，嚴酷的眼睛。好嗎？你總轉過去。不管怎麼的，把你的手給我伸出來呀。」

「哎，費里特耶夫，」瑪莎開始說，「你知道我不能談啦。你告訴我關於那位羅拉的故事。可是她是一個女人呀。至於女人，不願慮將來是可以原諒的。」

「瑪莎，你說話的時候，」費里特耶夫答，「你驕傲而羞澀得不住地臉紅，血都湧到你的臉上漲得通紅；我真太喜歡你這樣子了。」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直直地望着費里特耶夫的眼睛。

「再見，」她說着，一面把頭巾拉到頭上。費里特耶夫挽留她回來。

「怎麼，怎麼，」他喊起來，「少等一等！你要幹什麼？讓我生活得有規律。你願意我去辦公事和做農夫嗎？你願意我譜出一些伴奏六弦琴的歌曲，出版一本詩集畫冊，着手繪畫，彫塑和做走繩戲嗎？只要我能使你高興，你告訴我什麼，我都會做的。瑪莎，我真有這樣的自信。」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又瞟了他一眼。

「那全是些空話，沒有做出來。你向我說真話，你聽從我……」

「當然，我一定聽從。」

「你聽從我，可是我多少次叫你……」

「什麼呀？」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躊躇着。

『不要喝酒，』她終於說了。

『呃，瑪莎，瑪莎！那麼你又是爲了那回事！我的妹妹爲了那個而自找苦惱。可是，第一點我不是一個醉鬼；而且，第二點你知道我爲什麼喝酒嗎？看那邊的一隻燕子……瞧，它多麼放蕩不羈地擺動着小小身體；它願意往哪兒撲，就往哪兒撲。瞧，它飛上飛下；它真正是歡喜地啾叫着；你聽見了嗎？瑪莎，這就 我所以喝酒的緣故，——受到像那隻燕子同樣的感覺……自己要去往哪兒撞，就在哪兒撞，撞到什麼地方，就飛到什麼地方去。』

『可是，這都是爲了什麼？』瑪莎插嘴說。

『你怎麼能那樣問？活着還爲了什麼呢？』

『不喝酒，能不能活着呢？』

『不，不能：我們都是頹廢，墮落的。熱情，如今……那個產生出同樣的結果。這就是我爲什麼愛你的理由。』

『像你嗜好酒似的……感激得很。』

「不！瑪莎，我愛你，並不像我嗜好酒那樣。等一等，我們結了婚到外國去的時候，有一天我一定會叫你瞭解的。你知道，我已經在夢想着呢，我將怎樣把你領到米羅（一）的維納絲女神的面前。這正是朗誦詩的時候：

「假如她的雙眸目光嚴峻

站在著名的米羅島上的「愛后」之前，

我相信大理石般的美人

對兩位女神會覺得赧顏。」

我今天爲什麼總念詩呢？這一定是清晨的力量。多麼好的空氣啊！真像酒似的。」

「又是酒，」瑪西亞·巴弗洛芙娜說。

「那有什麼呢？這樣的晨光，有我和你——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沉醉的呢？」目光嚴峻

（一）米羅是愛琴海中，臘昔加拉第（Cyclades）羣島中的「小島」。

，」是的，」費里特耶夫繼續說，一邊凝視着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就是這樣。……可是我還記得我曾經見過——固然不常見，我還算見過——那雙光亮的眼睛，流露着溫情。那樣，它們多麼可愛！來，不要扭過去，瑪莎，管怎樣笑一個……若是你的眼睛不賜給我一個親切的凝望，頂少也叫我看個快活的眼色。」

「滾，費里特耶夫，」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說；「我得走啦，這時候我該在家裏的。」

「不過，我會逗你笑的，」費里特耶夫加說着，「我管保會讓你笑。哎，看啊，那邊跑着一個兔子！」

「在哪兒？」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問。

「在那邊，山谷過去，在燕麥田裏——一定有人驚動了它；兔子一清早都不亂跑的。你願意我叫它停住嗎？」

於是費里特耶夫高聲吹了一個口哨。兔子馬上蹲下，抖動着耳朵，收起前足，高抬起身子來，咀嚼着，嗅聞着，又咀嚼着！費里特耶夫敏捷地學着兔子用足跟蹲踞着，他開始

轉動着鼻子，像兔子一樣的嗅聞着，咀嚼着。兔子拿爪拂了兩次它的臉，渾身戰抖着，「它的爪一定沾濕了露水」——豎起耳朵，然後跳開了。費里特耶夫用手摸撫着雙頰，身體也顫動着……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情不自禁地笑起來。

「好極了！」費里特耶夫喊道，他跳了起來，「好極了！你的確不是一個妖冶的女子。你知道若是哪個交際花，有像你這樣的牙齒，她會總在笑的！可是，瑪莎，我所以愛你就是因為你不是一個交際花，你不無緣無故地笑起來，你不戴手套，親吻你的手多麼舒服，因為你的手兒曬得紅黑的，叫人感到多麼健壯的手……我愛你因為你不贊成聰明，因為你驕傲而且沉默。不看書，不喜歡詩……」

「你願聽我給你背誦詩嗎？」瑪麗亞·巴弗洛芙娜面容帶着奇異的表情截住他的話。

「詩？」費里特耶夫驚訝地說。

「是的，昨晚那位彼得堡先生給我們念的那首詩。」

「又是那首「箭毒樹」嗎？那麼，你夜晚在花園裏真是念那首詩來嗎？那首詩很合你的口味……可是，你真非常喜歡它嗎？」

「是的，我喜歡它。」

「再念一遍。」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有點羞答答的。

「再念一遍，再念一遍，」費里特耶夫，持着。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開始念了。費里特耶夫面對着她，兩臂交叉地站着聆聽。念頭一句時，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舉目向天：她不要碰到費里特耶夫的眼睛。她以圓熟和平的聲音誦讀着詩節，她的聲音使人聯想到低音大提琴的調子；但是當她念到這兩句的時候

「在他萬能之王的足下，

可憐的奴隸跪下面死了，」

她的聲音悸動着，她的傲然不動的眉毛，像孩子似的、天真地舒展開來，她的眼睛以不由



自主的誠摯落到費里特那夫的身上。

他猛然地撲到她脚前，擁抱住她的雙膝。

「我就是你的奴隸，」他喊道，「我跪在你的脚下，你是我的萬能之主，我的女神，我的大眼睛的希拉（一），我的米狄亞（二）……」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將要推開他；但是她的兩手卻一動不動地攔在他的鬚髮上了，帶着迷惑的微笑，她垂上了頭。

（一）希拉（Heri）……希臘神話中司婦女與婚嫁之女神。

（二）米狄亞（Meia）……亦為源出於希臘神話中之美女。

## 第五章

召開跳舞會的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阿基林是屬於鄉紳那一流的人物，他們靠不太豐富的財產，過着優裕的生活，而且不斷地招待賓客，這種本事引起鄰人們的奇怪。雖然他不過有四百個農奴，他卻在一座石築的大厦裏宴請全省的人士，這座大厦是他親自建立起來的，撐以圓柱，築有尖塔，上豎旗杆。他的田莊是由他父親傳給他的。田莊從來未以豐盛聞名過；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多年來都不在家，在彼得堡供職；十五年前，他終究以高等法官的顯位，帶着妻子和三個女兒，回到故鄉來了。同時，他起始鳩工建築，實行改進，立即成立了一個樂隊，開設宴會，起初人人都預言說，他用不了好久就不免要家業衰落，屢次謠傳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的田莊要拍賣；但是，過了幾年，宴會，跳舞會，祝典，音樂會依舊照樣接連着舉行，新的房子如雨後春筍一樣地相繼而聳立起來，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的田莊仍然沒有拍賣，他像從前一樣地繼續生活着，近來他甚至長得胖

了起來。那時，鄰居們的閒話另有轉變了；他們開始猜測他有大宗的錢財，他們說這些錢財是祕密儲存起來的，有的說是埋藏的珍寶……「若是他是一個好理財家，」鄰居的紳士們紛紛議論着，「還可叫人明瞭，可是他不是，絕不是那樣人！這件事太令人莫名其妙啊！」不管怎樣說，各個人都很欣然地去造訪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他很慷慨，玩牌從不在乎多麼大的輸錢。他是一位白髮蒼蒼的矮子，圓錐形的頭，焦黃的臉，黃黃的眼睛，臉總是很精心地刮得光光的，而且發出科倫香水（*Par de Cologne*）的芬芳。他平日和假日都穿一件肥大的藍色燕尾服，鈕子一直扣到頸子，打一個很大的蝶形領結，他有把下巴縮進領結中的習慣，他頗以他的衣服而驕矜；當他吸鼻煙和溫和而親切地說話時，他翻一翻眼珠，撮一撮嘴唇。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並不以他的生氣活潑而著稱，因為，他的外表上實際不能取悅於人，雖然他的眼睛中時或閃出狡黠的光輝，表情卻也不顯得格外明達。他把兩個大女兒許配成了佳偶，小女兒守在閨閣中還沒有出嫁。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也有妻子，她是一個無以辯白的卑下的角色。

晚上七點鐘，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到了伊巴托天家裏，他穿着晚禮服，戴着白手套

他發現他們都穿好衣服，準備動身；小姑娘們挺直地坐着，唯恐摺皺了她們的漿洗的白罩袍。老伊巴托夫看到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穿着大禮服，他便指着自己的常禮服，溫和地責備着這位青年。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穿一件非常合身的粉色的紗衫。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恭維了她幾句話——雖然顯而易見她躲閃着他。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的美姿還誘惑着他；他也喜歡納狄亞·阿萊克雪芙娜，但是她態度的大方有些使他不安。況且，她的言語，樣子，微笑中，常帶有揶揄的影子，這點很使他這個有教養的彼得堡的人難堪。他倒不反對同她一條線嘲弄別人，但是難堪的是她也許譏諷他。

跳舞會已經開始了；許許多多客人都聚齊了，自家訓練的樂隊在走廊上吹奏着，轟響着，銳鳴着，恰在這時，伊巴托夫家人和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進到跳舞廳裏來了。主人到門口來迎接他們，並且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非常鄭重地表示謝意，這樣子，使他們大爲感到意外的高興——如他自己所說的——他拉着伊巴托夫的胳膊，領他往待客室裏去，到打牌的桌子前去。

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受過一點初等教育，他家裏的各種東西——音樂，傢具，食品

，各色各樣的酒——甚至都够不上稱做一等貨。反過來，樣樣東西都有很多，他不吝嗇，也不擺架子……鄰居的紳士們並不多問他什麼，他對他們的款待，已完全使得他們心滿意足了。晚餐時，比方，他們拿着醃魚鱈，切成碎塊，敷上鹽，可是沒有人阻止用手指拿的，有很多的酒可以下菜肴；便宜酒倒是真的用葡萄釀造成的純酒，卻不是用的別種原料。傢具的彈簧都非常緊牢，一絲也不鬆弛，所以坐上去不太舒服，但是許多靠椅，沙發竟沒有彈簧，好在阿基林夫人親手繡的椅墊凌亂地橫豎臥着，到處都是，誰都可以順手摸到一只刺繡的絨墊鋪到座位上。——那麼，沒有什麼可想望的東西了。

總之，加弗爾·斯梯巴尼奇家完全和X縣不講究禮儀的社會風氣合得來，由於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過於謙遜，他沒有當選上貴官，卻讓另一位名叫鮑白金的退休少校了，雖然他梳的頭髮由左耳耷壓到右額上，鬚髯染成紫色，午餐飯，受着喘息病的痛苦，沉於頹唐中，他卻是一位可敬的名流。

跳舞會已經這就開始了。對的方舞正在跳着。貴賓中有幾位是駐紮在鄰近的一團軍隊中軍官，有幾位是年青或是年壯的地主，還有幾位是城裏來的官僚。樣樣事情都照規矩

而來，樣樣事情都順利地進行着。還有貴族的總督，一個退休的講實際的市議員及一位擁  
有三千農奴的闊紳。實際的市議員在大姆指上戴一只鑽石戒指，說話很遲緩，足跟總並攏  
着，兩脚向外撇，有受舊式舞蹈者影響的模樣。他從未轉過頭來，他的頭一半藏在華麗的  
絲絨領子中間。反之，那位富豪卻不斷地笑着，昂着眉毛，閃着白眼。

詩人鮑德利亞珂夫是一位蠢笨而粗俗的人，在一個角落裏同那位學識淵博的歷史家葉  
弗塞克夫在聊天；他們倆都滔滔不絕地攀談着。靠近他們，一位腰肢特別長的紳士對另外  
一位膽怯地獸着他頭頂的紳士，毫無忌憚地高談闊論着。戴着各樣顏色帽子的老母親們，  
順着牆坐了一排；在門旁邊有一夥夥稍低一流的紳士，青年人樣子顯得局促不安，老年人  
顯得彬彬有禮；但是現在不贅述那些。我再說，一切都照規距而來。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在伊巴托天家人來以前，就到了。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  
看見她 and 一位漂亮的青年在跳舞，這位青年有富於表情的眼睛，稀疏的黑髮，光澤的牙齒  
，穿一件時髦的禮服，背心上掛着一條半圓形的金鍊。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穿着藍  
地白花的衣裳；她的髮髮周圍繞了一個同樣花的小花環。她微笑着，搖着扇子，愉快地望

着四周；她自覺是跳舞會裏的皇后。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走到她面前去，鞠個躬，親暱地望着她，問她還記得不記得她昨天答應的事情。

「答應的什麼？」

「你叫我跳「瑪左爾卡」舞，你不是答應了嗎？」

「是的，當然。」

那位近站在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身旁的青年驟然脖子粗臉紅起來。

「小姐，我想你忘了，」他開始說道，「你已經答應過我跳「瑪左爾卡」了。」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弄得爲難了。

「噯呀，叫我怎麼辦？」她說：「史太勤斯基先生，請原諒我，我太粗心了；我真是對不起。」

史太勤斯基先生沒有說什麼，低垂了眼睛；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有一點得意的神氣

「史太勤斯基，好在，」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繼續說，「我是老朋友，而阿

斯達霍夫是一位客人：不要難爲我；允許我和他跳吧。」

「隨你的便，」那位青年說。「不過，由你決定好了。」

「謝謝你，」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說着，就飛奔去，出迎她跳舞的對手去了。

史太勤斯基追視着她，之後望一望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也還給他一望，就走開了。

方舞不久就跳完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在跳舞廳裏逡巡了一會，然後走進待客室裏，在一張牌桌旁邊站住了。驀地，他覺得有人在他背後，碰他的胳膊一下；他回過頭來——史太勤斯基站在他的面前。

「請你准許，我要和你到鄰屋裏去談兩句話，」他不是用俄語而是用法語極其客氣地申說着。

弗拉·米爾·謝爾蓋奇跟他去了。

史太勤斯基在窗前停下。

「當一位女子的面，」他用同樣的語言說，「我只好那樣說，不能說什麼別的，不過



，我，望你不要想我真打算把我和費里特耶夫小姐跳「瑪爾卡」的權利讓給你了。」

弗拉·米爾·謝爾蓋奇怔了一下。

「你說的什麼意思，」他問。

「我說的，」史太勤斯基鎮靜地回答着，當他把手插進背心裏的時候，他的鼻孔擴翕着，「就是我並不打算讓步，沒有別的可說。」

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也把手插進背心裏。但是他的鼻孔卻有擴翕着。

「閣下，允許我說句話，」他開始了，「你這樣做或者要使費里特耶夫小姐感到不痛快，而且我以為……」

「那樣使我痛苦死了，可是沒有人不給你下台，不叫你說得舒服，或者說要走……」

「我絕不會那樣的。你把我看做什麼樣人了？」

「若是那樣，我迫不得已要和你拚了。」

「拚……甚麼意思？」

「意思很明白。」

「你是撥我來決鬥嗎？」

自然是，如果你不放棄「瑪左爾卡」的話。」史太勤斯基盡量以泰然自若的態度，設法說出了這幾個字。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的心撲撲地跳了一下。他審視着他那想不到的敵人的面孔。「上帝呀，」他想着，「多麼愚蠢啊！」

「你不是開玩笑吧？」他高聲問道。

「我沒有開玩笑的癖，」史太勤斯基凜凜地回答，「而且尤其是和我不熟識的人。你還不願意放棄「瑪左爾卡」嗎？」他稍頓輟了一下又說。

「我不願意放棄，」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回答，彷彿在思索着。

「好得很！我們明天一定來決鬥。」

「明天早晨我的副手會去請你的。」史太勤斯基於是有禮貌地鞠一躬便退出了，顯然，他自以為很得意。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在窗畔稍待了片刻。

「來了一件麻煩的事情，」他想着。「這回事怨結識新交啊！我要做一匹蠢驢了！麻

煩得很！叫人迷暈！」

然而，他終於振作起來，進入跳舞廳裏去了。

他們已經在那兒跳着波耳加舞了。瑪亞·巴弗洛芙娜伴着波特爾·阿萊克賽奇在跳舞，由他身邊閃過去，在那時以前，他還一直沒有注意到她呢；她面色蒼白，甚至帶有憂容；而後納狄亞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同一位小個個腿的，但卻熱誠的炮兵軍官，都興高采烈地由他身旁旋轉而過；其次輪流到她和史太勤斯基跳舞，當他跳舞的時候，他不住地向後甩着頭髮。

「喂，我的好先生，」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聽到伊巴托夫在他背後說話的聲音，「你爲什麼在旁觀望，而不跳舞呢？現在老實說，雖然我們好比生活在一灣平靜的洄流裏，這兒倒也不壞啊，是不是？」

「好個洄流，該死！」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想，而他對伊巴托夫喃喃回答一些什麼話，一壁向跳舞廳那一端走去。

「我必得找一個副手，」他想，不斷地思索着，「而且我到什麼鬼地方去找他呢？費

里特耶夫是沒有問題的；我不曉得別的哪個；哪個鬼曾想到過這種荒謬的事情呢？」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一煩惱的時候，他就好道念着鬼。

這時，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的目光落到「隨和人」伊凡·伊里奇的身上，他無所事事地在窗邊站着。

「他會不會呢？」他想着，他聳一聳肩膀，差不多高聲地接着說，「我必得求他去。」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到他那兒去了。

「我剛才做了一件很離奇的險事，」我們的主人翁強顏作笑地說着——「想想吧，一位青年，完全是生人，方才挑撥我來決鬥；這簡直是拒絕不了；我必得有一個副手，我可以求求你嗎？」

就讀者所知，雖然伊凡·伊里奇是以沉着冷漠而著名，他卻也為那麼不平凡的一句發言而震驚了。他惶惑地呆望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

「是的，」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我應該多多感激你；這兒我不認識誰。你是

唯一的一個人，你……」

「我不幹，」伊凡·伊里奇彷彿從睡夢中醒來申明着——「簡直是沒有的話。」

「爲什麼呢？你怕遭人毀謗；但是我希望這件事大家都會保守祕密。」

當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這話時，他覺得自己面紅而且發窘。

「多麼蠢！這一切都多麼蠢得不得了！」他內心裏說着。

「對不起，我一定不幹，」伊凡·伊里奇重述道，搖幌着頭，向後退縮着，又像他以前似的弄翻了一把椅子。

他堅持着拒絕這個請求，這還是他平生中的第一次；但卻是這麼一個請求啊！

「無論如何，」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以激昂的聲調說着，抓住他的一隻胳膊。「你要賞我一個面子，和我你所說的話，不要對哪個人講，我至誠地懇求你。」

「這我做得到，這我做得到，」伊凡·伊里奇急忙回答，「不過那另外一件事我辦不到，隨你說什麼，我幹不了。」

「很好，很好，」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可是不要忘了我算信得着你的慎重：

：「明天我要通知那位先生」他惱地自己咕嚕着，「說我找不到一個副手；他可以隨心所願給自己預備好了；我在這兒是一個地兩生的客人。什麼鬼作祟叫我懇求這個傢伙！可是我怎麼辦呢？」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覺得非常，非常的悶氣。

這時，跳舞會仍在進行着。他覺得很想馬上就離去，但是在來到跳「瑪左爾卡」以前，離去的念頭又打消了。他怎麼能讓他那敵手勝利呢？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不湊巧的，是司儀長是一位從容不迫的青年，他有長長的頭髮，和凹陷的胸部，上部打着箍一只大的金別針的黑色緞領結，像一股小瀑布般地飄蕩着。這位青年在彼得堡不過住過六個月，雖然他並不算怎麼成功地結朋交友，所結交的沒有比大學董事桑達拉基家族，和他的女婿市參議員葛斯坦達拉基家族再高貴的，但是他卻完全諳熟最上流社會的一切風俗與傳統而聞名全省：在每一個跳舞會中，他都領導着舞蹈，他用拍手提醒着樂師；他在吹喇叭和拉提琴的聲中喝着，「*En avant deux !*」（前兩步——）或者「*Grande Chaine*」（大連環舞），或者「*A vous, mademoiselle*」（該你啦，小姐，他臉孔蒼白，冒着汗氣，還一

直在四處翩翩而舞着，滑走着，以及擦響着地板。不到夜半他從來不開始「瑪左爾卡」的。「這還是好的呢，」他常說；「在彼得堡我要叫你們等到兩點鐘才跳「瑪左爾卡」。」

跳舞言對於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似乎很長久。他由跳舞廳到待客室像個幽魂似地遊蕩着，時時刻刻和他的敵手交遞着嚴峻的眼色，他並不放過去一次跳舞，邀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跳一個方舞，但是她已經約定好了——有一兩次他和操心的主人說了幾句話，主人好像很爲他的新交面容萎靡而感不安。最後渴望已久的「瑪左爾卡」舞曲聽到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尋找他的舞侶去了，搬兩把椅子，同她在最後的幾對舞侶中間坐下，差不多和史太勤斯基對面。

不出所料，年青的跳舞領班第一個開頭跳。當他開始「瑪左爾卡」時候的表情，和他用腳敲擊着地板，並且顫動着頭的時候，他引領他的舞侶跟隨着他的姿勢——這一切幾乎都是超乎人的筆墨所可描摹的。

「阿斯達霍夫先生，我想你厭煩了，」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萊娜開始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

「我？一點也沒有。你爲什麼這樣想呢？」

「唔，瞧你的樣子……自從你進來，就沒有笑過一回。你這實際的先生，不配學拜崙那樣頹廢不振，而且不相交往——把「那個」讓給詩人們。」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我看出你常藉着管我叫實際的人，而來諷刺我。我猜想你把我看成一個冷靜而且很理智的人，沒有什麼能幹。可是你知道我能夠對你講什麼：一個實際人雖說認爲不必對別人表白自己心中所想的事，他卻常常想到一些事情，不過還快活；他寧願沉默！」

「你說的什麼意思？」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瞟了他一眼問道。

「沒有什麼，」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帶着假裝的漠不關心說，然後他擺出神祕的神氣。

「只是沉默嗎？」

「真的，沒有什麼……以後總有一天你會明瞭的。」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還要追問，但那時主人的女兒，一位年青的女郎把史太



勤基和另外一位戴藍眼鏡的先生領她到這兒來了。

「要活要死？」她用法國話問她。

「要活，」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喊着，「我還不願死呢？」

史太勤斯基鞠個躬，領着她走了。

聽說稱爲死的那位戴藍眼鏡的先生把這家的女兒領走了。兩人的名字，史太勤斯基都曾經提過。

「請告訴我，這位史太勤斯基先生是什麼人？」等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一回到座位，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就問她。

「他在衙門里做事，是一位可交的青年。他並不是這兒的人。他倒是一個闊公子，只是血統關係罷了。我希望你沒有和他爲了「瑪左爾卡」起什麼糾紛吧？」

「絕沒有的事，」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有些遲疑地回答。

「我這應沒有記性，你不能够想着什麼就說什麼。」

「你的健忘，我應該高興：它使我今晚有和你跳舞的榮幸。」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望着他，微微地翻着眼睛。

「真的嗎 你高興和我跳舞？」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回答一句恭維的話。他漸漸地談吐得自如了。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總是很嫵媚的，那天晚上格外是這樣；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認為她很愉快。他的心神爲明天決鬥的意念悸動着，使得他的談話精彩而生動；因爲這個念頭的關係，他任意說些狂妄的話，以發洩他的情感……「好，管它什麼來！」他所有的話中，他的遏抑的嘆氣中，以及他臉上突然籠罩着久久的陰鬱中，有些神祕，不自主的憂愁和顯然的絕望的意味。最後，他放寬了心，儘談着愛情，女人，他的前途，他對幸福的觀念，以及他算過是什麼命運的……他用暗示間接發表自己的意見。在他或許將死的前夕，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和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調着情。

她會神地傾聽着他，笑着，搖幌着頭，有時和他爭辯，有時假裝懷疑……他們的談話時常被別人的跳舞打斷，後來，話鋒有一個很新奇的轉變……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開始問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個人的瑣事：關於她的性格，她的興，……起初她以戲謔之

言岔過去他的問話，以後，出乎他的意外，她問他什麼時候離去。

「到哪兒去呀？」他疑慮着問。

「回家。」

「到薩索伏嗎？」

「不是，回家，到你的田莊，有七十哩吧？」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低下了眼睛。

「我很想盡量早回去，」他面色懶惱地陳述着。「我希望明天……假如我還活着。你知道我有事情。可是你問我這個做什麼？」

「啊，不做什麼，」納狄耶絲達·阿萊克雪芙娜回答。

「可是，什麼理由啊？」

「沒有什麼理由，」她重述着，「一個明天要走的人這麼好奇，我覺得奇怪。今天還願得來打聽我是什麼樣的人。」

「可是真的……」弗拉米·謝爾蓋奇開始說。

「啊，這是很恰當的……看看這個，」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笑了一聲，截住他說，遞給他一片包糖果的紙，那塊糖果她剛從桌子上拾起來的，之後，她站起來去迎接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同另外一位小姐，正往她這兒來。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同波特爾·阿萊克塞奇在跳着舞。她的臉龐緋紅，發着燒，但是沒有現出一點快樂的樣子。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看着那片紙——上面印的是難看的法文字體：Qui me ne'git  
Feme eri (誰忽略我誰就失敗)。

他仰望一下，看到史太勤斯基的眼睛盯着他。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勉強做出一個微笑，他的肘依在椅背上，兩腿交疊着，彷彿是說，「你不行啊！」

那位熱誠的炮兵軍官，旋轉着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回到她的座位上，在座位前面慢慢地和她旋轉着，鞠了一個躬，靴靱鏗鏘作着響，就開了。她坐了下來。

「許我問一問，」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謹慎地說，爲什麼我要念那糖果紙上的標語呢？」

「那又有什麼呢？」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說。『啊，是的——*Crime nebelike* me! 』這是一條實用的格言，可以應用到各方面上去。哪樣事業的成功，人都必得不輕。什麼……人必得盡力奮鬥，或者將來他可以有點成就。不過，這是滑稽的事，我在這兒，我……給像你這樣一個實際的人忠告。』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笑着，至於其次的「瑪左爾卡」舞，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極快回到以前的談話上去，但卻徒勞無功。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以壞孩子的調皮岔開了話頭。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和她談到她富於感情，她不是甘脆不回答他，就是叫他留心看小姐們的衣服，看哪個人尷尬的面孔，看她哥哥丁全十美的跳舞和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的麗容；她談到音樂，談到他們昨天做過什麼事情，談到葉果爾·加比東尼奇的妻子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恰好在「瑪左爾卡」結束之際，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就做了最後的行禮時，她唇間眼裏都露出譏諷的微笑說着：

「那麼，你當真明天走嗎？」

「是的，也許來個長途旅行呢，」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莊嚴地說道。

『我祝你 Boi voya e, (一路平安)。』於是納狄耶慈達·阿萊兒雪芙娜疾速地走向她的哥哥去，欣然地聽他小聲耳語些什麼，後來高聲喊着：『你感謝我麼？是呢，不是呢？不叫我會邀請她跳「瑪爾卡」的。』

他聳聳肩膀說道：

『那倒算不了什麼。』

她把他領到待客室裏去了。

『風騷的女子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想着，然後檢起帽子來，悄悄地溜出了跳舞廳，見到了馬夫，他曾吩咐過馬夫預備好等着，他正穿上外套的時候，他大吃了一驚，馬夫告訴他說，他們走不了啦，他說車夫已經有點灌醉了，還說沒有辦法能叫醒他。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咒罵着車夫，雖然短短幾句，卻是聲色俱厲（大廳裏還有別的人們），並且告訴馬夫說：若是車夫到清早還不好，誰都說不上他的結果到底會是怎樣的。他回到跳舞廳，要求管家給他找一間臥室，還沒有等到待客室裏擺好晚餐呢。這家的主人從樓上跑出來，恰巧碰在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的身旁（加弗里爾·斯梯巴尼奇穿着沒有後跟靴

子。所以走起路來不聲不響地，便力勸他不要走，告訴他晚餐的時候有些頭等的魚子醬；但是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推辭了，說他害頭痛。半小時以後，他躺在一張小牀上，蓋一條短被，極想睡覺。

但是他睡不着——他卻在輾轉反側，雖然他極力來想一些別的事情，史太勤斯基的身影偏固執地縈纏着他……一會他在瞄準……一會他在開火……「阿斯達霍夫打死了，」有人說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雖不能說是一個勇士，他也不是一個懦夫；但是，在他的頭腦裏，以前從來未有過決鬥的意念。……決鬥的念頭——在他是帶着善良的意識，平靜的心情及對公理的尊重。夢想着未來的榮華富貴和結一個美滿的婚姻！假如他若是這個當事的人，他要不禁大笑起來，整個的事情使他想到多麼滑稽而荒誕。戰鬥啊！和誰和爲什麼呢？

「一切都該死！多麼無聊！」他不知不覺地高喊出來，「好，假若他真殺死了我，」他繼續沉忍，「無論如何，我得想辦法準備一下……能有人哀悼我嗎？」

他懶惰地閉上大睜的眼睛，把被拉到頸子上……但是還睡不着。

天空已沁出淡紅的曙光，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叫發熱的失眠症給弄得疲憊不堪了，他便漸漸打着瞌睡，這時，他忽然感覺腳上有重壓。他睜開眼睛來……費里特耶夫坐在他的牀上。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大為驚奇，尤其是當他注意到費里特耶夫沒有穿上衣，襯衫沒有扣鈕，可以看到坦露的胸部，頭髮披散到前額，他的臉也變了神色，於是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在牀上坐起來。

「我可以問問……」他帶着驚異的表情問。

「我來看你來啦，」費里特耶夫以砂啞的聲音說，「請原諒我這個樣子。……我們喝了一點酒……我要來使你安心。我斷定：有一位先生在那兒躺在牀上，大概，是睡不着覺——想求我們來幫他的忙！注意聽：你明天不要去決鬥了，你可以睡好覺啦。……」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更驚愕得不得了。

「你說什麼？」他喃喃地說着。

「對的，一切都解決了，」費里特耶夫繼續說，「那位從維斯杜拉河畔來的先生……」



史太勤斯基……給你道歉……明天你就可以得到他的來信……我再告訴你一遍，全都完畢了……你可以好好睡了！」

說了這話，費里特耶夫就站了起來，慌慌蕩蕩地往門那邊走去。

「可是對不起，對不起，」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你怎麼聽說的，我怎麼能相信呢……」

「——你以為我是……哼！（他稍微向前傾一下身子）。我和你說……他明天就要給你寄信來……不要太惹我了，就是因為寬大是我的弱點。而且講有什麼好處呢？全都是這麼無聊的事情……來承認吧，」他眨一眨眼睛加上一句，「你有點嚇慌了吧，你是不是？」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愠怒了。

「對不起，先生，」他說。

「噢，好的，好的，」費里特耶夫帶着和藹的微笑插言。「不要上火。你不曉得我們沒有一次跳舞不出這種事件的……這是常有的事。這絕算不了什麼。好像哪個人都想要

自己找個靶子似的！可是爲什麼不瀟灑一點——譬如對那位新客。In viri Ventris. (一)雖然你既不會拉丁文，我也不會。我從你的外表卻看出你瞌睡了。我祝你夜安，你這實際家，善心的人。接受別一個不值半文錢的人的好意吧。Addio mio Daroi (西班牙語：再見，好朋友！)(二)】

以後費里特耶夫走開了。

「到底是什麼意思？」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隔了一會叫道。他把拳頭往枕頭上捶了一下。「這件事比什麼都要緊！非得弄清楚不可！我忍耐不了啦！」

雖然如此，五分鐘以後，他安然沉入酣睡中了。他的心輕鬆了一點……所經過的危險漸漸被甜蜜融化了，並且把這個人的心中充滿了甜蜜。

在費里特耶夫夜裏唐突訪晤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之前，實在的情形原來是這樣；加弗里爾·史梯巴尼奇有一個二表弟，是一個單身漢，住在他家裏。每逢跳舞會，一些青年們在舞蹈中間休息的時候，都跑下來，到他的樓下房間來抽煙，晚餐後，他們都聚集在那

(一)拉丁文，意云，真理在酒里，是西方的諺語。

兒開了一個友誼的酒會。那個夜裏許許多多的賓客都會台在他的房間裏。史太勤斯基和費里特耶夫都在他們中間；「隨和人」伊凡·伊里奇也湧到那兒了。他們在嚼着五味酒。雖然伊凡·伊里奇答應過阿斯達霍夫，對於即將來臨的決鬥什麼都不說，但是當費里特耶夫偶然問他說，他和那「蠢貨」談些什麼（費里特耶夫總是這樣稱呼阿斯達霍夫的），「隨和人」便按捺不住了，把他和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的談話一五一十地重複了一遍。

費里特耶夫笑了，以後顯得沉思起來。

「可是他跟誰決鬥呢？」他問。

「唔，那我不能告訴你，」伊凡·伊里奇回答。

「那也罷了，他和誰談話來呢？」

「和各樣的人……葉果爾·加比東尼奇——他千真萬確不是和他決鬥。」

費里特耶夫從伊凡·伊里奇這兒走開了。

五味酒做好了，他們便開始飲酒。費里特耶夫坐在最上位：他喜氣洋洋，無所顧忌地

在所有青年人的夜會里，是與先鋒。他脫掉了上衣，解開領結。有人請求他唱歌；他奏着六弦琴，唱了幾個歌。酒漸漸上了他們的頭；青年們開始乾起杯來了。史太勤斯基紅光滿面，跳到桌子上，把酒杯高舉到頭上，高呼着：

「祝——健康，我知道給誰，」——急忙地說着；他一口就喝乾了酒，把杯子拋到地板上，接着說：「希望我的敵人明天像這個一樣地碎得細碎吧！」

費里特耶夫注望他許久，敏捷地抬起頭來。

「史太勤斯基，」他說，「下桌子去，——不像樣啦；況且你的靴子也沒可顯的。趕快到這兒來；我有——和你說。」

他把他拖到一邊去了。

「老兄，聽我說，」他說，「我知道你明天要和那位彼得堡的先生決鬥。」

史太勤斯基楞了一下。

「怎麼……誰告訴你的？」

「我告訴你。而且我也知道你們爲了誰而決鬥。」

「是誰呀，知道」也很有趣。」

「噢，簡直是一個泰歷蘭德。唔，當然，爲了我的妹妹。來，來，不要假裝大驚小怪的。這件事把你弄得像個傻子的樣子，我想不到出這件事，可是我知道事已如此。來，老兄，」費里特耶夫接着說，「裝有什麼用？我知道你早已看上了她。」

「可是那說的不對。」

「請停一停。先聽我對你怎麼講。不管怎樣，我絕不准這次決鬥。你聽明白了麼？整個這回件事要怨我的妹妹。對不起，只要我活着……我決定不准許。假如你和我同歸於盡，我們是應該自作自受的，可是她應該長壽，過快樂的生活。是的，我起誓，我會陷害隨便哪個人，就是那些甘願爲我犧牲一切的人們也一樣，只是我不願誰來接觸她。」

史太勤斯基發出一聲勉強的笑。

「你喝醉了，我的好朋友，亂說一陣……不說了。」

(三) 泰歷蘭德 (Talleyrand) …… 一七五四—一八三八，法國著名的外交家兼政

治家。

「你沒有喝醉嗎？不過，醉也好，沒有醉也好，都沒有關係。我是在講道理。我擔保你不會和那位先生決鬥了。你怎麼糊塗啦，和他吵架呢？你是吃醋還是怎麼的？真是，人在戀愛的時候，他們都變成傻子啦！咳，她僅僅和他跳舞，避免答他的問話……可是話說得遠啦。決鬥是不成的。」

「噯！我很想知道你為什麼要阻攔我呢？」

「唔，是這樣——若是你此刻不答應放棄這次決鬥，我個人要和你決鬥。」

「真的嗎？」

「我的好朋友，不要不信。我馬上就可想盡方法來侮辱你，假如你願意的話，那麼我們就隔着一條手帕決鬥。不過，我想因為種種理由你不會願意這樣做的，你願意嗎？」

史太勤斯基怒氣沖沖，便說這是懦怯，他不願讓誰來干涉他私人的事情，他沒有考慮的餘地……後來，終於讓步，放棄了要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性命的一切企圖。費里特耶夫擁抱了他；不到半小時他們第十次共同喝Brau-erschacht（一）了，就是大家兩臂互抱着

飲酒……年青的跳舞領班也和他們一起喝了 *Bruderschaft*，他起初還可以和他們同以爲伍，但是末了，樣子極其天真地睡着了，於完全昏沉的狀態中仰着躺了很長的時間。慘白的小臉的表情，又悽愴又可笑……天哪，假如他所熟識的交際花看到他處於這樣的慘狀，她們要說什麼呢！但是，好在他不認識什麼交際花。

伊凡·伊里奇那個夜裏也出了風頭。第一，他使會集的諸位先生咄咄稱奇的是他突然唱起來：

「從前有一位爵士……」

「這個蠟嘴鳥！蠟嘴鳥唱起來啦！」他們都喊着。「蠟嘴鳥夜裏都不唱啊！」

「好像我就知道一個歌似的！」伊凡·伊里奇被酒刺激着反駁了。「我還曉得別的呢

。」

「好的，把你的天才給我們表現一下吧！」

伊凡·伊里奇沉默了半響，然後以低音開唱——「Kramhanbuli，我的祖先之家，」但是那歷古離古怪而不合調，以致全體哄堂大笑，把他的歌聲掩沒了，於是他只好中止。散會的時候，費里特耶夫去看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去，我們已經描述過的那段簡短的談話，便在他兩人中間開始了。

第二天很早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就出發往薩索伏去。他整個早晨在煩燥不寧中度過，幾乎誤會了一個來請他做幫手的商人，當僕役從史太爾斯基帶來了一封信，他才寬慰地鬆一口氣。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把信讀了好幾遍——信寫得很婉轉。史太爾斯基開頭用這幾個字 *Jan t lorte Cnneil, Monsieur*（先生，昨夜帶來個忠告！）並沒有道歉，他意思說，他雖然總算沒有侮辱他的敵手；同時，他承認他昨天晚上太暴躁，結尾說，他敬候阿斯霍夫的賜教，還說者不是由於他的自我，萬不會想拚命。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寫了覆信，內容十分客氣，差不多近乎譏嘲，而且有一種尊嚴之感，但卻不露有傲岸的形迹，發出信來之後，他坐下來用午餐，搓着兩手，津津有味地吃着飯，等吃完飯後，立刻動身回他自己的家去，連預先也沒有吩咐調換一下馬。他趕車走過的這條路，距伊



巴托夫家不過三哩罷了。……弗拉第爾·謝爾蓋奇遙望着它。

「再吧，靜靜的涸流！」他譏諷地私語着。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和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的姿影有一陣在他的幻想前翱翔着；他用手揮開她們，轉過臉去便漸漸入睡了。

## 第六章

三個多月溜過了。秋已深了；樹林在零着最後一次的黃葉，藍山雀到來了，冬季逼近的確徵，風開始呻吟着，怒吼着了。但是並沒有下過很多的雨，路上還不太泥濘。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趁着這個情況，爲了辦完事務的手續，便到省裏的大都市去一遊。他從一個地方驅車到另一個地方，消磨了一個早晨，而在晚上則到俱樂部裏去了。他在俱樂部陰暗的大屋子裏遇到幾個熟人，其中有一個退休的老騎兵軍官弗里契，人人都曉得他是一個有本事的商人，才子，牌手和健談家。弗拉·米爾·謝爾蓋奇和他絮談起來。

「哎，順便說，」弗里契忽然大聲說着，「你認識的一位小姐，前幾天路過這個城，她問你好。」

「什麼小姐？」

「中太勤斯基夫人。」

「我不曉得哪個史太勤斯基夫人。」

「她未結婚的時候，你認識她的……她做姑娘時的姓名是費里特耶夫……費里特耶夫……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她的丈夫在我們監督的手下當差。你一定見過他……一位活潑的小夥子，留一撇小鬍。他已拉攏了一班高貴的官僚，並且也有錢。」

「你不要這樣說吧！」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那麼，她已經嫁給他了……哼！可是她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彼得堡去。她告訴我，叫你別忘了那個格言……是什麼格言，我是不是可以追問一下？」

於是老健談家的尖鼻子期待地顯出警醒的神氣。

「我記不得了，真的，說笑話。」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回答。「我可以問問，她的哥哥在什麼地方嗎？」

「波特爾嗎？他的境遇很慘。」

弗里契先生翻轉着他那狐狸樣的小眼睛，嘆了一口氣。

「怎麼，到怎樣的地步？」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問。

「他已經墮落了！他走上了歧途。」

「那麼，他現在在哪兒？」

「沒有人曉得。他跟幾個吉卜西女子跑了，頂多大概就是這樣的情形。他不在省裏了，我敢擔保。」

「再有老伊巴托夫呢，他還住在 兒嗎？」

「米海爾·尼古拉伊奇嗎？你說那個小怪人嗎？他還在那兒。」

「他 裏的那些人……都像從前一樣嗎？」

「是的，自然。你覺得娶他的姨妹怎麼樣。她才是一座真正的古代雕像呢，她是不是？」

「他——他呀！人家說過，你曉得……」

「真是，」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翻着眼皮。

恰在這時，弗里契被請去打牌，談話便告中斷。

弗拉·米爾·謝爾蓋奇已打算好趕快回家去，但是從薩索伏村長那里來到一個報信人

，報告他說，有六所農夫的屋舍失火，燒得精光，於是他決定親身去一趟。從這個城到薩索伏估計約有四十哩路。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當天晚上趕到了讀者已熟悉了的那所小宅，立刻召村長和鄉村書記到來，自然責罵了他們一頓，次晨，去巡視火災的實情，指示出各種應採取的步驟，而當他吃午飯的時候，稍猶疑了一下以後，便決定去造訪伊巴托夫。假如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沒有聽弗里契說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離開了附近，他該已經回到家裏去了。他並不想再和她會晤；但是他覺得不妨再去看看瑪麗亞·巴弗洛芙娜。

正如第一次的拜訪，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發現伊巴托夫和「隨和八」正在下棋。老頭見到他很高興；可是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感到他面容枯槁了，談話不如前一次那樣流利爽快。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對伊凡·伊里奇交遞着沉默的眼色。他們倆都意味到有一種傷感的痛楚；但是他們不一會就過去了。

「你家人都好吧？」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坐下的時候，他詰問着。

「他們都很好，謝謝你，」伊巴托夫答道。只是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精神不大暢快……

：如今她大半總守在自己的屋子裏。」

「她感冒着了嗎？」

「沒有……並不是的。她還要進來喝茶呢。」

「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呢？他過得怎麼樣？」

「啊，葉果爾……一切都完了。他太太死了。」

「不會吧！」

「她得了霍亂症，二十四個鐘頭以後就死了。你現在不會認識他了，他變了樣子。他說，「沒有瑪特里奧娜·瑪爾珂芙娜，我多餘活着，我要死。」他又說，「那麼，謝天謝地；我不願活着啦，」是的，這個可憐蟲太傷心了。」

「唉呀，多麼不幸！」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喊道。「可憐的葉果爾·加比東尼奇啊！」

大家都沉默了一陣。

「我聽說你那鄰居結婚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稍微有點赧顏地說道。

「納狄耶慈達·阿萊克芙娜嗎？是的，她結婚了。」伊巴托夫斜睨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一眼。「是的……是的，她結了婚，離開啦。」

「到彼得堡去了嗎？」

「到彼得堡去了。」

「我猜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想念她吧？我記得她們是頂好的朋友。」

「當然她想念她。那也沒有辦法。不過，至於她們的友誼，我敢和你說，年青女子們的友誼是不如男子的。她們在一起的時候很好，一離開就漸漸疏遠了。」

「你以為對嗎？」

「對的，的確是。譬如納狄耶慈達·阿萊克芙娜吧。自從她離開後，我們沒有接到過她一封信，而且她答應過，起過誓啊！沒有疑問，現在她多有心了。」

「她已經走了很久嗎？」

「總有 星期吧。」

「她結婚後，二天就照外國的習慣騎馬跑掉了。」

「他們說她的哥哥也不在這兒了嗎？」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稍停了一會說。

「是的，他也走了。你看，他們都是城裏人；他們以有心長久住在鄉下！」

「那麼，你曉得他到哪兒去了嗎？」

「不曉得。」

「他今天到此地來啦，明天就走，」伊凡·伊里奇說。

「他今天到此地來啦，明天就走，」伊巴托夫重複一遍。「你呢，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你個人有什麼好消息嗎？」他附加着說，在椅子裏迴轉着。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開始講述他自己的事情。伊巴托夫聽着——聽着，後來叫道：「可是瑪莎爲什麼不來呀？伊凡·伊里奇，你該去找她來。」

伊凡·伊里奇從屋子裏出去了，又回來告訴說，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正好來了。

「她頭痛嗎？」伊巴托夫以低沉的聲音問。

「是的，」伊凡·伊里奇回答。

門開了，於是瑪麗亞·巴弗洛芙娜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站起來，鞠個躬，他



非常驚訝，簡直說不出一句話來：自從他前次很久沒有見到她以來，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變成這個樣子！她憔悴的雙頰完全失了血色；眼睛的周圍有關大的黑眼圈；她緊閉的唇邊有着憂鬱的神情；她整個的容顏，黝黑而呆板，彷彿變成了石頭。

她抬起眼睛來，眼中也沒有光彩。

「你覺得怎麼樣？」伊巴托夫問她。

「我很好，」她回答，然後到桌子前坐下來，桌子上放了一把水已燒開的銅茶壺。

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晚上深感到煩憂；實在，各個人都抑鬱。絮談不絕地轉到感傷的話題上去。

「聽，這是彈的什麼樣的調子！」伊巴托夫聽到風在怒號，想看別的事情說着，「夏天已經過去了很久，秋天也要過去了，冬天就在我們的眼前了。大雪又要我們的四周堆積起來。只要趕快下雪吧！其實，下雪到花園裏去讓人悲哀。花園完全變成了廢墟。樹枝子吱吱呀呀地直響……是呀，好日子過完了！」

「好日子過完了，」伊凡·伊里奇里念道。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恬默地從窗戶裏往外望着。

「假如上帝有愠，他們會回來的，」伊巴托夫說道。

沒有人回答他。

「你還記得我們在這兒曾經愉快地唱過歌嗎？」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

「是的，那是快樂的時光啊！」

「不過，你還可以唱啊！」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轉到瑪麗亞·巴弗洛芙娜那邊去說；「你有那麼響亮的聲調。」

她沒有答話。

「可是你的母親怎麼樣？」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不知怎樣進行着談話，他對伊巴托夫說了這麼一句。

「感謝上帝，她雖然身體虛弱，還好沒有病。今天她坐椅單出去了，我告訴你，她像一棵折斷的老樹——它吱呀，吱呀地響着；可是，有的茁壯的小樹都要倒了，它卻還要繼續站着。呃；呃！」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兩手垂到膝蓋上，低着頭。

「不過他也活着受罪，」伊巴托夫又說道；「俗話說得好，「老年不是福」。」

「青春也不是幸福的，」瑪麗亞·巴弗洛芙娜說，有如自言自語。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那大晚上想要回家，但是那時已是那幽黯的夜，他簡直不敢走了。讓給他住的樓上房間正是他三個月前曾在那里過了一個難熬的夜——因為葉果爾·加比東「奇的緣故。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打着鼾聲？」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想着，然後記起他對僕人的誠；他回想起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突然在花園裏出現……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走到窗前，把頭緊對着冷玻璃片。

他自己的面影模糊地從外面往裏望着他；他的眼睛宛如擋上一層黑暗的帷帘，僅僅一瞬間以後，他便辨別出了襯着無星的天空的樹枝，在黑暗的夜裏，纏地糾纏着。殘酷的風吹打着它們。

忽然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覺得他彷彿瞥見地面上有什麼白的東西……他注望着，微

笑着；聳着肩膀，有點大聲地叫道：「這個把戲是幻想的鬧鬼呀！」便就寢去了。

他很快地就昏然睡着了，但是這一次他也沒有幸運地度一個安靜的夜晚。他叫房子裏往來的雜沓聲給攪醒了。他從枕頭上抬起頭來……他聽到激動的語音，大叫聲，倉卒的腳步聲，窘然的關門聲；以後有女人們的哭泣聲，聽到花園裏有人呼喊，在遠處有別的喊叫聲回答着他們……屋子裏的激動增長着，聲音越來越嘈雜……「一定是起火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心裏想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驚惶失措地跳下牀，跑到窗前，但是沒有火光；僅有點點的紅光，在林間的花園小徑上疾速地蠕動着——人們提燈籠跑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很快地走向門去，開了門，一直闖到伊凡·伊里奇那里去。後者的面色蒼白，頭髮蓬亂，半穿着衣服，正在衝撞着，不知往哪里去好。

「怎麼回事？出什麼事啦？」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激昂地問着，用力抓住他的胳膊。

「她沒有下落了，她淹死了，她自己投了水啦，」伊凡·伊里奇吁喘着說。

「誰投水啦，誰沒有下落了。」

「瑪麗亞·巴弗洛芙娜！還能是誰？她自己尋了死！可憐的人兒！幫吧！好人們，

快去吧，趕緊！老朋友，趕緊！」

於是伊凡·伊里奇跳下了樓梯。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穿上靴子，把大衣披到肩上，跟着他跑去。

他在屋子裏沒有看着一個人，他們全都飛奔到花園裏去了，只有伊巴托夫的女兒小姑娘們在銜接前門的過道中碰到他；她們穿着白裙子，緊攥着手，光着腳，靠近地上的夜燈旁邊站着，幾乎嚇死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由待客室裏繞過一張傾覆的桌子，跑到走廊裏。燈火透過灌木林，在堤堰的方向熠燦着，影子閃幌着……

「鈎子！快去找鈎子！」他聽到伊巴托夫的聲音。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朝着喊聲跑去。他看到伊巴托夫站在池塘的岸邊上；樹枝上掛的燈籠在這老人白髮蒼蒼的頭上投射下爛爛的光輝。他扭絞着兩手，一若喝醉了似的蹣跚着；靠近他，一位婦人在草地上傷痛着，啜泣着；人們來來回回地跑着。伊凡·伊里奇下進水裏沒了膝，拿一根竿子探着深度；有兩個人順着岸邊曳着船；村街上有急馳的馬蹄聲聽到了……風刮着，嘶叫着，好像想盡方法要來吹熄燈籠。黑黝黝的險惡的池水嘩嘩，嘩

嘩地激濺着岸邊。

「我聽到了一些什麼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跑到伊巴托夫跟前去喊着。「會有這樣的

事嗎？」

「鉤子！快，鉤子！」這位老人回答一聲悲嘆。

「可是你也許弄錯了，米海爾·尼古拉伊奇！」

「沒有，怎麼能錯呢！」躺在草地上的那仙女——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的侍女——帶着泣聲說，「我真是慘哪！我親自聽到她跳進水裏，喊着，「救命啊，」以後又喊一聲，「救命啊！」！」

「你怎麼不攔住她呢？」

「先生，我怎麼能攔住她呢？咳，到我找不到她的時候，她已經走了，不過我的心裏有個預兆；最近幾天來，她這樣的憂傷，一句話也不說；可是我知道，我一直跑到公園裏去，好像有人告訴過我似的。我忽然聽到什麼東西撲通一聲掉進水裏：我聽到她喊，「救命啊！」……「救命啊！」……噫呀，好心的人哪！」

「不過或者是你的幻想吧？」

「真的，我的幻想！那麼說她那里去了？她到底怎麼樣了呢？」

「我幻想我在黑暗中看到的白東西，原來是這麼回事，」弗拉·米爾·謝爾蓋奇想。正當這時，一些人拿着鉤子跑上來了，帶來一張網，便開始把網鋪到草地上，一羣人擁來了，來來回回起了一大陣奔忙……車夫抓着一把鉤子，村人抓着另一把鉤子；他們倆都跳上船去，撐開了船，便開始用鉤子打撈着；他們都從岸上走下去了。黑暗中，他們的蠕動和影子，慘澹的幌蕩的燈籠光輝下的攪動的水面上，似乎奇異而可怖。

「到了，」車夫忽地喊道。

人人都切望着，沮喪地站着。

「一塊樹根子，」車夫說，拉出來鉤子。

「上來，上來，」他們從岸上喊着，「你們用鉤子不好幹什麼，你們要用網。」

「是的，是的，網，」別的人同聲附和着。

「停住，」村長喊，「我的鉤子也撈到了……我想是什麼軟的東西，」他稍待了一會

又說道。

一片白的東西在船槓上現出來。

「年青青的小姐呀！」村長喊道——「就是她呀！」他說了……鉤子勾住了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的衣袖……車夫馬上抱住她，他們把屍體從水裏拖出來……用力划了兩下，船就靠攏岸上……伊巴托夫，伊凡·伊里奇，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通通都向瑪麗亞·巴弗洛芙娜那兒奔跑過去，舉起她的身子來，他們用胳膊把她抬回家去了。他們給她脫掉衣服，讓她暖和一下，想法叫她恢復呼吸……但是千方百計終無效。瑪麗亞·巴弗洛芙娜不能甦醒了。……已經不省人事了。

翌晨，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很早就離開伊巴托夫卡；在他臨走以前，他去到已死的少女那兒去做最後一次的辭別。她穿着白的衣衫，躺在待客室的桌子上。她那稠密的髮幾乎沒有乾，在她那依然未變樣的，蒼白的面頰上，有一種憂鬱，惶惑的表情；她的嘴唇咧開着，似乎要掙扎着說什麼，和問什麼似的……她交叉的雙臂，彷彿在痛苦中捺着腹部……但是，不管有什麼焦思苦慮，這個可憐的女郎已經夭逝了，死亡把永恆沉默和退隱的印記



已打在她的身上。……在死者永遠消失而毀滅在墳墓裏以前，她的面孔迎着活人的眼睛時候，誰能說出死人的臉，在那一剎那間有什麼樣的表情呢？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相當悲戚地站在瑪麗亞·巴弗洛芙娜的面前，在他的胸前劃了三次十字才出去，他沒有注意到伊凡·伊里奇在一個角落裏靜靜地哭泣着……而且那天不止他一個人哭，家裏所有的僕人都痛哭着；對於瑪麗亞·巴弗洛芙娜念念不忘的，全是好的，沒有一點壞的。

一星期以後，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到底來信了，老伊巴托夫寫給她的覆信如下

「親愛的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啊，我的姨妹，你的朋友瑪麗亞·巴弗洛芙娜，於一星期以前的深夜裏，投身池塘而自盡了，我們已經把她的軀體安葬了。她採取這般慘痛的步驟，沒有和我告別一聲，沒有留下一封信，或者片言短簡，以表達出她最後的遺願。可是，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你比誰都明白得更清楚，這個大

的罪過，誰的靈魂應該受譴責呢：願主審判你的哥哥吧；可是，我的姨妹又忘不了他，又受不了悠長的別離啊。」

到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她在意大利，她，她的丈夫史太勤斯基伯爵（在各旅館裏都這樣稱呼他）一道到那里去的。然而，他所光顧的不僅是旅館：在賭博場裏，溫泉地帶的庫沙爾也常見到他……最初他輸很多錢，後來不輸了，而他的面孔裝出了特殊的表情，半帶疑惑，半帶魯莽，對於一個人，這種態度可以看出來，很容易和人突然發生無趣的吵鬧……他很少去瞧他的太太。不過納狄耶慈達·阿萊克雪芙娜看不到他，並不沉悶。她發揮了她對藝術的興致。她的熟人大多是藝術家，她喜歡和青年們談美。

伊巴托夫的信使她難過到了極點，但是這天並阻撓不了她到「狗洞」去觀光那些不幸的畜牲，被投進硫酸氣的時候，吁吁地喘着。

她不是單獨一個人去的。有幾個慕她的人陪伴着她。其中，被認為最溫醇的是包畢

林先生，是一位未成就的法國畫家，蓄一叢鬚，穿一件格子呢的「被克」。他用細柔的  
| 次中音 唱着最新的歌曲，以很自由的風度開着玩笑，他雖然很瘦，卻吃得很多。

## 第七章

是在正月裏一個陽光燦爛的霜天；很多的人們順着涅夫斯基河畔漫步着。「市政廳」尖塔上的鐘敲三點鐘了。我們的老朋友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擁擠在人羣中間，踏在鋪黃沙寬闊的石板路上踱着。自從我們和他分別以來，他長得越顯出有雄威的氣概；他已生了頰鬚，全身體更魁梧，更粗壯了，但是並沒有更顯得老。他跟着人羣不慌不忙地走着，他不時環顧着四周；他期待着他的妻子到來；她說過她要她的母親乘馬車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結婚以來，約摸已有五年的光景；他確實是如願以償；他的妻子出身富家，且有名門親戚。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遇到多熟人的時候，掀一掀那刷洗得很漂亮的帽子，他拿着人在自滿命運時的優閒步態向前邁行着。在靠近「拱廊」的地方，他幾乎突然叫一個穿西班牙外衣，戴騎士帽的人撞上了；他的臉孔消損不少，鬚髮染了色，他的大眼珠子從腫脹的，鼓大的眼皮裏往外望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凜然自尊地閃到一邊

來，但是戴便帽的那位先生瞪視着他，忽然叫道：

「啊！阿斯達霍夫先生，你怎麼樣？」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沒有回答，仍舊愕然地站着，他料想不到一個戴騎士帽的先生出現在涅夫斯基河岸上，竟曉得他的姓。

「你不認識我了嗎？」戴便帽的那位先生接着說，「我八年前，在T省的鄉下伊巴托夫的家裏見過你。我的名字叫費里特耶夫。」

「哎呀！對不起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叫道，「可是你怎麼改樣了。」

「是的，我老了些，」波特爾·阿萊克塞奇回答，他沒有帶手套的手摸了摸臉，「可是，現在你還沒有變樣。」

費里特耶夫老得並不像他衰頹，萎頓得那樣厲害。他滿臉佈着細微的皺紋，留他談話的時候，他兩頰都稍稍搖動着。他的各情態說明他一向生活得很困苦。

「這些時候你躲到哪里去了，誰都沒見到你的影子？」

「我到處流浪。你這些時候到彼得堡去了嗎？」

「多半在彼得堡。」

「你結婚了嗎？」

「是的。」

於是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裝做一種頗莊重的神氣，彷彿是對費里特耶夫說，「好朋友，不要冒昧叫我給介紹我的太太。」

費里特耶夫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他的唇邊隱隱地漾出一個淡笑。

「你的妹妹怎麼樣？」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問道，「她在什麼地方呢？」

「告訴你，我說不一定。她在莫斯科。我很久都沒有接到她一封信。」

「她的丈夫還活着嗎？」

「是的。」

「伊巴托夫本人呢？」

「我不曉得；我想他也活着；不過，他也許死了。」

「還有另一位先生呢——他的名字叫什麼？——鮑德利亞珂夫，是不是？」

「你還記得，你在那麼嚇慌了的時候，你找他做你刷手的那一個嗎？只有鬼曉得。」  
弗拉·米爾·謝爾蓋奇面色嚴肅地保持緘默。

「我常喜歡回想從前的那些夜晚，」他繼續說，「在那時，我有了認識你妹妹和你個人的機會（他幾乎說出「榮幸」）。她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兒。你還記得那樣好聽嗎？」

「不，我已唱不出了……是的，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

「自從發生那次悲慘的事件的一天，」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說，悲哀地揚起他的眉頭；「我拜訪過伊巴托夫卡一次——我想他們管那個村子是這樣叫的吧。」

「是的，實在悲慘，悲慘啊，」費里特耶天急忙截住他的話。「是的，是的，——再有你記起，你怎樣差不多要和我現在的妹夫決鬥起來了嗎？」

「噢！是的，我記得，」弗拉弟米爾·謝爾蓋奇深思着回答，「不過，我得承認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如今在我看來很像一場夢。」

「像一場夢，」費里特耶天重複着，他蒼白的雙頰泛紅了——「像一場夢……不，不，是一場夢，不管怎麼說，對我可不是的。那是青春的時光，歡樂的時光，幸福的時光，有

無限的希望和不屈的毅力，而且假如是一場夢，就是一場美麗的夢。可是我們已經老了，糊塗了，染着鬍子，在涅夫斯基附近散着步，像衰弱的老馬似的不用了，我們已經沒有了樂趣，已經穿得爛了，不管我們是自大自尊也好，或者不管我們就是優游歲月者也好，而我們總還可以拿酒來解愁吧，——這更像一場夢了，像一場極可怕的噩夢。我們的一生過完了，而且白過了，荒唐，下流——所悲哀的就是這個呀！只要人能夠擺脫了像一場夢似的荒唐，只要人能夠從荒唐中醒過來。……可是隨時隨地總有一個可怕記憶，一個幻影……不過再見吧。」

費里特耶夫急急地走開了，但是到「涅夫斯基眺望樓」最大的一家咖啡館門前停下，進去了，在酒排前一口氣喝乾了一杯橘汁酒，便橫過葉子煙濃氣瀰漫的幽暝的彈子房，進入一後屋裏。他在那兒找到幾位朋友，老夥伴：畢特亞·拉蘇林，考斯特亞·葛弗洛夫斯基，塞邵克夫公爵及兩位被簡稱爲瓦雪什和斐拉特的先生們。他們雖然都未結婚，却不年青了，有幾個人有點禿頂了，另外的人有的白髮蒼然，他們都是皺紋的臉孔，二重的下顎；總之，這些人，如他們所說的，全都逐漸要凋零了。縱然如此，他們都把費里特



耶夫仍然看做是命定可以轟動這個世界的，一個非凡的人，他倒很聰穎，怎奈他深切地明瞭他根本無用。而且甚至在他圈外有些人，認為他假如不自暴自棄，他很可有點出息……他們看錯了：費里特耶夫家人，未曾有過什麼出息的。

波特爾·阿萊克塞奇的朋友們，以如常的寒暄迎接，他帶着憂鬱的表情，和說着辛酸話語，最初叫他們莫名其妙，但他不一會就恢復了常態，變得快話了，各樣事情照例地進行着。

費里特耶夫一離開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他就皺着眉，神氣昂然起來。波特爾·阿萊克塞奇唐突的狂言亂語，大使他惶惑不安，而且甚至觸怒了他。

「變得糊塗了，喝酒，染鬚子……*aries Pour vous, mon her*（說你自己呀，老兄——）最後，他不由自主忿然地幾乎高聲呼嗤着說了一兩次，這時他要繼續散步了。

「和你談話的那位是誰？」他聽到背後有一個高亢的聲音。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轉過來，一看是他一位老朋友，姓龐邦基的先生。這位龐邦斯

基先生是個高大、粗壯的人，身居頗為顯貴的職位，並且他甚至早日少年時，就從來未有一過一次對他自己的才幹有絲毫的懷疑。

「怪傢伙，」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拉住龐邦斯基的胳膊。

「我說實話，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在大街上怎麼會看到一位紳士和一個戴騎士帽的人談話呢？這不是那麼回事呀！叫人奇怪！你在哪里竟認識這麼一個人呢？」

「在鄉下。」

「在鄉下？……在城裏是不認識鄉下鄰居的……*Ca n'est pas comme il faut*（這不相當呀。）一位紳士總得有個紳士的派頭，如果他想要……」

「我的太太來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快打斷他的話說。「讓我們往她那兒去吧。」

於是這兩位紳士便往一輛堂皇的矮馬車走去，有一位還算年青的，但已有一點憔悴的婦人，她的蒼白困倦，傲岸易怒的面孔，從車窗裏往外望着。

另外一位婦人是她的母親，也似乎很懷喪，坐在她背後。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打開

馬市門。伸臂去攙他的妻子。龐邦斯基走近老母前去，然後，這神對沿着涅夫斯基河走着，有一個矮個黑髮的隨從陪伴着，他穿着淡綠<sup>護</sup>膝，戴着靛有大徽章的帽子。

——原作於一八五四年。

